欽定書經傳說彙纂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八

咸有一德

集傳 伊尹致仕而去。恐太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孔氏穎達曰。經云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是戒太甲使善用其臣也。故作此篇。亦訓體也。史氏取其篇中咸有一德四字。以爲篇目。今文無。古文有。

集說 林氏之奇曰。此篇蓋伊尹丁寧告戒。終致其拳拳愛君之意而作也。而其簡册斷編次則與伊訓太甲三篇相連屬。不可以無別也。故別爲篇名曰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集傳 伊尹已還政太甲。將告老而歸私邑以一德陳戒其君此史氏本序。

集說 孔氏穎達曰太甲既得復歸伊尹卽應還政其告歸陳戒未知在何年也下云今嗣王新服厥命則是初始卽政蓋太甲居亳之後卽告老也君奭云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伊尹也襄二十一年左傳云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則伊尹又相太甲蓋伊尹此時將欲告歸太甲又留之爲相如成王之留周公不得歸也

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集傳 諶信也天之難信以其命之不常也然天命雖不常而常於有德者君德有常則天命亦常而保厥位矣君德不常則天命亦不常而九有以亡矣九有九州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人君之德常與不常是天命之所自出也夏商周皆是用禹貢疆理之法分天下以爲九域夏之九州卽禹貢所載是也商之九州先儒以爲卽文觀之卽成周之九州職方氏之所載者也○眞氏德秀曰天難諶者今日而善則福之明日而淫則禍之難必信也命靡常者有德則歸於我無德則去之人無定在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

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集傳 上文言天命無常。惟有德則可常。於是引桀之所以失天命。湯之所以得天命者證之。一德純一之德。不雜不息之義。卽上文所謂常德也。神主。百神之主。享。當也。孔氏穎達曰。德當神意。神乃享之。故以享爲當也。湯之君臣皆有一德。鍾氏天才曰。先知先覺。不遷不殖。各有不雜之德也。樂道終身。聖敬日躋。各有不息之德也。故能上當天心。受天之明命。而有天下。於是改夏建寅之正。而爲建丑正也。朱子曰。爰革夏正。只是正朔之正。

集說 張氏九成曰。君爲神民之主。詩曰。百神爾主矣。言神主。則民主可知。多方曰。天惟時求民主。言民主。則神主可知。○朱子語類。問咸有一德。竊謂一者是純一而不雜。所謂至德也。蓋歸於至一之誠也。說者多以咸有一德爲君臣同德。咸有一德。固當無二之地。無纖毫私意人欲間雜之猶易之恆。中庸有同德意。而一非同也。言君臣皆有此一德而已。曰。此篇先言常德。庸德後言一德。則一者常一之謂。○陳氏雅言曰。純一之德者。卽天之德也。惟與天合。德故能上當天心。明命而能受之。九有而能有之。則嗣王今日之有天下。亦當純一其德。以克享於天。然後可以承禰宗之基業。膺上天之付託。慰生民之屬望。故以咸有一德

之效爲之告。而必言尹躬暨湯咸有一德者。亦猶太甲上篇。言先王顧諟天之明命。而繼之以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之意也。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集傳　上言一德故得天得民。此言天佑民歸。皆以一德之故。蓋反復言之。

集說　林氏之奇曰。既曰常德。又曰一德者。惟一故常。惟常故一。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四時之推遷。萬物之生育。所以悠久而不變者。惟其一而常。常而一故也。○陳氏雅言曰。一德者。天人合應之機也。商之君臣。惟同有一德。故自然爲天所佑。爲民所歸。是則天雖非私於商。而不能不私於商之一德也。商雖非求於民。而民之效固如是其大乎。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集傳　二三。則雜矣。德之純。則無往而不吉。德而雜。則無往而不凶。僭。差也。惟吉凶不差在人者。惟天之降災祥在德故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自其降於天者而言之。則爲災祥。自其受於人者而言之。則爲吉凶。其實一也。○張氏

九成曰。天理無往而不吉。人欲無往而不凶。以其體卽凶也。○呂氏祖謙曰。一則動皆合理。故無不吉。二三則動皆背理。故凶。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集傳 太甲新服天子之命。德亦當新。然新德之要。在於有常而已。終始有常。而無間斷。是乃所以日新也

集說 張氏九成曰。此告太甲以繼湯之一德也。○朱子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這箇道理。須是常接續不已。方是日新。纔有間斷。便不可。○眞氏德秀曰。易以日新爲盛德。先儒謂人之學。不日進則日退。故德不可不日新。不日新者。不一害之也。始敬終肆。以一出一入之心。爲或作或輟之事。德何日而新乎。○陳氏櫟曰。太甲自怨自艾。始能自新矣。然終或間斷。則非日新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其自儆如此。伸虺之誥曰。德日新。萬邦惟懷。伸虺之詰太甲。必以湯之一德勉太甲。故時乃日新。必先之以終始惟一焉。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愼。惟和惟一。

集傳 賢者。有德之稱。材者。能也。左右者。輔弼之臣。孔氏穎達曰。輔弼左右。惟當用其忠良之人。非賢材之稱可盡。故曰惟其人。夫人

臣之職。爲上爲德。左右厥辟也。爲下爲民。所以宅師也。不曰君而曰德者。兼君道而言也。臣職所係。其重如此。是必其難其愼。難者。難於任用。愼者。愼於聽察。所以防小人也。惟和惟一。和者。可否相濟。王氏樵曰。如晏子所謂獻其否以成其可。獻其可以去其否之類。一者。終始如一。王氏樵曰。立政所謂勿有閒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者也。所以任君子也。

集說　張氏九成曰。堯欲堯舜其君。則爲上爲德可知。欲堯舜其民。則爲下爲民可知。○朱子語類。問左右惟其人。何所指。曰。只是指親近之臣。任官。是指任事底人也。任官惟賢材。多是爲下爲民底意思。左右惟其人。多是爲上爲德底意思。其難其愼。言人君任官須是賢材。左右須是得人。當難之愼之也。惟和惟一。言人臣爲上爲下。須是爲德爲民。必和必一。爲此事也。○問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諸家說不同。不知此四爲字。當作如何音。曰。爲字竝去聲。爲上者。輔其德而不阿其意之所欲。爲下者。利於民而不徇己之所安。○伊尹告太甲。卻是與尋常人說話。便恁地分明。恁地切身。至今看時。通上下皆使得。至傳說告高宗。語意卻深。緣高宗賢明。可以說這般話。故傅說輔之。說得較精微。伊尹告太甲。前三篇許多說話。卻從天理窟中抉出許多話。分明說與他。今看來句句是天理。○論其難其愼。曰。君臣上下。相與甚難。○眞氏德秀曰。爲云者。意有所主之名。言人臣之心爲上。則爲君成德。爲下。則爲君牧民。意之所主。惟此二者。二者之外。不雜他念。然後爲一德之臣。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集傳　上文言用人因推取人爲善之要無常者不可執一之謂師法協合也德者善之總稱善者德之實行一者其本原統會者也德兼衆善不主於善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於一不協于一則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謂之克一者能一之謂也博而求之於不一之善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此聖學始終條理之序與夫子所謂一貫者幾矣太甲至是而得與聞焉亦異乎常人之改過者歟張氏曰虞書精一數語之外惟此爲精密

集說　朱子語類問德無常師四句或言主善人而爲師若仲尼無常師之意如何曰非也橫渠說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最好四句三段一段緊似一段德且是大體說有吉德有凶德然必主於善始爲吉爾善亦且是大段說或在此爲善或在彼爲善或在前日則不善而今日則爲善惟須協于克一是乃爲善謂以此心揆度彼善耳故橫渠言原則若善之原於一耳蓋善因一而後定也德以事言善以理言一以心言大抵此篇只是幾箇一字上有精神須與細看此心纔一便終始不變而有常也協字雖訓合字卻是以此合彼之合非已相合之合與禮記協於分藝書協時月正日之協同義蓋若揆度參驗之意耳張敬夫謂虞書精一四句與此爲尚書語之最精密者而虞書爲尤精○此言於天下之德無一定之師惟善是從則凡有善皆可師也於天下之善無一定之主惟一其心則其所取者無不善矣○德無常師四句或言主善人而爲師

下兩句。是教人以其所擇善而爲之師。○從一中流出者。無有不善。所以伊尹從前面說來。便有此意。曰常厥德。曰一德常庸一。何曰。一故善。一者善之原也。善無常主。如言前日之受非也。協于克一。如言皆是也。蓋均是善。但易地有不同者。故無常主。必是合于一。乃爲至善。一者純於理而無二三之謂。一則無私欲而純乎義理矣。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集傳　人君惟其心之一。故其發諸言也大。姚氏舜牧曰。君之出身加民者。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所以聞之者。咸頌王言之大。萬姓見其言之大。故能知其心之一。姚氏舜牧曰。我心此方驗君德之一處。感應之理。自然而然。以見人心之不可欺。而誠之不可掩也。祿者。先王所守之天祿也。孫氏覺曰。或言天祿。或言先王之祿。蓋天與之。而先王受之也。烝衆也。天祿安。民生厚。一德之效驗也。

集說　張氏九成曰。民始聞號令。既贊其言之大。及行之久而不變。又贊其心之一。使左右皆曰大哉一哉。未足貴也。使諸大夫皆曰大哉一哉。未足貴也。惟萬姓皆曰大哉一哉。然後信乎大且一耳。○眞氏德秀曰。不言德之一。而言心之一者。推原其所自出也。心不一而欲其言之大。雖致飾於號令之末。未見其能大也。○陳氏大猷曰。見頌之無已。人心感孚。若有使之者。此一德之效。○

王氏肯堂曰言發於一德之後則包涵盡天下之理淵微合百慮之同言之大心之發也心純於一德之餘則妙百爲而不二主萬化而有常心之一言之所以大也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集傳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孔氏穎達曰祭法云王立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曰禰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此篇乃是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則天子立七廟王者常禮非獨周人始有七廟也所言二祧者王肅以爲高祖之父及祖也并高祖已下共爲七廟親盡則遷必有德之主則不祧毀三昭三穆耳

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陳氏師凱曰或問云商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又云周穆王時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至共王時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而謂之武世室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

天子居萬民之上必政教有以深服乎人而後萬民悅服林氏之奇曰萬夫之長者猶所謂萬姓萬民亦謂天子也故曰萬夫之長可以觀政伊尹歎息言德政修否見於後世服乎當時有不可掩者如此

集說 王氏安石曰於廟言德者不德則墜厥宗於長言政者政荒則民散○蘇氏軾曰非德無以遺後非政無以齊衆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集傳　罔使罔事卽上篇民非后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之意孔氏安國曰君以使民自尊民以事君自生　申言君民之相須者如此欲太甲不敢忽也無毋同伊尹又言君民之使事雖有貴賤不同至於取人爲善則初無貴賤之間蓋天以一理賦之於人散爲萬善人君合天下之萬善而後理之一者可全也苟自大而狹人匹夫匹婦有一不得自盡於上則一善不備而民主亦無與成厥功矣伊尹於篇終致其警戒之意而言外之旨則又推廣其所謂一者如此蓋道體之純全聖功之極致也嘗因是言之以爲精粹無雜者一也終始無閒者一也該括萬善者一也一者通古今達上下萬化之原萬事之幹語其理則無二語其運則無息語其體則弁包而無所遺也咸有一德之書而三者之義悉備前乎伏羲堯舜禹湯後乎文武周公孔子同一揆也

集說 王氏樵曰。人君苟有自廣狹人之心。則豈能主善爲師乎。惟主善爲師之量。則必使匹夫匹婦無不獲自盡。而始無一善之遺。然帝王豈能人人而延見之。日日而咨訪之。只是吾之聰明不蔽。樂善無倦。則凡政事所接。無非延納之地。民情所達。皆吾感觸之機爾。聖人以已不能盡匹夫匹婦之善爲懼。而後以匹夫匹婦不被已之澤爲恥。譬之天能包羅萬物。而後萬物咸被其澤也。

總論 孔氏穎達曰。此篇終始皆言一德之事。發首至陳於心。行得其理。既得其理。執之必固。不更至差貳。是之謂一德也。經云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是不二三。則爲一德也。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守一必須固也。太甲新始即政。伊尹恐其二三。故專以一德爲戒。○金氏履祥曰。首論天命之靡定。以德之常不常爲存亡之分。常即一也。以桀之亡商之興證之。又以一

與二三所以致興亡於天者總之。遂勉太甲以一德之工夫。既勉君之一德。又求臣之一德。而以惟和惟一總之。協于克一。則一德所以能擇天下之善。而時天下之中焉者俾萬姓以下。則一德之效。以終常德保位之語。嗚呼以下。又推其餘意。警戒以終之。終始相生。其爲書未有明整於此者。

盤庚上

集傳 盤庚陽甲之弟。自祖乙都耿。圮於河水。盤庚欲遷于殷。而大家世族安土重遷。胥動浮言。小民雖蕩析離居。亦惑於利害。不適有居。盤庚喻以遷都之利。不遷之害。上中二篇。未遷時言。下篇。既遷

後言。王氏曰。上篇告羣臣。中篇告庶民。下篇告百官族姓。左傳謂盤庚之誥。實誥體也。三篇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三篇合爲一。

集說 朱子語類。問商書又卻較分明。曰。盤庚依舊難曉。曰。不知怎生地盤庚要恁地遷那都。曰。他不復更說那事頭。只是當時小民被害。而大姓之屬。安於土而不肯遷。故說得如此。○史記。盤庚。祖乙之曾孫也。歷祖乙子祖辛。祖辛子開甲。開甲弟祖丁。子陽甲。及盤庚。凡七世都耿矣。亳殷地。殷者。亳之別名。在河南。耿在河北。○王氏樵曰。王氏因上篇有數民由在位之語。中篇有話民之弗率。有衆咸造之語。下篇有歷告爾百姓于朕志。邦伯師長百執事之語。百姓。蔡氏謂爲畿內民庶。而百官族姓亦在其中也。故大略如此分之。其實上篇首三節亦本告民。次乃提臣而專告之。雖曰告臣。亦本對民而告之使同聽也。故蔡氏曰。衆者。臣民咸在也。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感出矢言。

集傳 殷在河南偃師。適。往。籲。呼。矢。誓也。史臣言盤庚欲遷于殷。民不肯往適有居。盤庚率呼衆憂之人。出誓言以喻之。如下文所云也。○周氏曰。商人稱殷。自盤庚始。自此以前。惟稱商。自盤庚遷都之後。於是殷商兼稱。或只稱殷也。

集說　黃氏度曰。民不趨令。適新邑之居。人皆重遷。若曰。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勿恤可也。然古人終不肯違衆而獨舉。以智力求濟。必使盡知其爲不可不遷而聽命焉。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集傳　曰。盤庚之言也。劉。殺也。盤庚言我先王祖乙來都于耿。固重我民之生。非欲盡致之死也。民適不幸蕩析離居。不能相救以生。稽之於卜。亦曰此地無若我何。言耿不可居。決當遷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古者將遷國。必以卜定之。如緜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衛文楚丘之遷。亦云降觀于桑。卜云其吉。是也。○申氏時行曰。不能胥匡以生。是人事固當遷。而稽之於卜。是天命又必當遷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集傳　服。事也。先王有事。恪謹天命。不敢違越。先王猶不敢常安。不常其邑。于今五遷厥邦矣。今不承先王而遷

今山西平陽府吉州南隋置耿州于此以祖乙遷耿爲名史記索隱云祖乙遷于邢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蔡傳以祖乙兩遷分耿邢爲二非也殷卽西亳亦詳見湯誥

集說 薛氏肇明曰不遷故罔知天之斷命則遷乃天欲永我命也不遷故不克從先王之烈則遷乃欲紹復先王之業也

若顚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集傳 顚仆也由古文作𣏌木生條也魏氏了翁曰左傳注木再萌芽謂之由故云楚其復由又昭八年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韻書蘖本作㭊今作枿槁木之餘也馬氏云顚木而肄

且不知上天之斷絕我命況謂其能從先王之大烈乎詳此言則先王遷徙亦必有稽卜之事仲丁河亶甲篇逸不可考矣五邦漢孔氏謂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弁盤庚遷殷爲五邦然以下文今不承于古文勢考之則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遷史記言祖乙遷邢或祖乙兩遷也〔地理今釋〕五邦亳囂相耿殷也亳見湯誥囂史記作隞並音敖字水經注云敖山上有城卽殷仲丁之所遷秦置倉于其中亦曰敖倉城敖山在今河南開封府滎澤縣西北相亦名故殷城括地志云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今屬直隸大名府東南十三里卽河亶甲所築都之是也耿城在

生曰顛木蘖曰由蘖譬殷也言今自耿遷殷若已仆之枿。顛木蘖耿由蘖譬殷也言今自耿遷殷若已仆之枿。顛木蘖而復生也。天其將永我國家之命於殷。以繼復先王之大業而致安四方乎。

集說　陳氏大猷曰。承天命。復祖業。綏四方。三者。盤庚圖遷之本意。故史總述於篇首。

盤庚斁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

集傳　斁。敎。服。事。箴。規也。耿地濕鹵墊隘。而有沃饒之利。故小民苦於蕩析離居。而巨室則總于貨寶。惟不利於小民。而利於巨室。故巨室不悅。而胥動浮言。小民眩於利害。亦相與咨怨。間有能審利害之實。而欲遷者。則又往往爲在位者之所排擊阻難。不能自達於上。盤庚知其然。故其敎民。必自在位始。而其所以敎在位者。亦非作爲一切之法以整齊之。惟舉先王舊常遷都之事。以正其法度而已。然所以正法度者。亦非有他焉。惟曰使在位之臣。無或敢伏小人之所箴規焉耳。蓋小民患濕鹵墊隘。有欲遷而以言箴規其上者。汝毋得遏絕而使

不得自達也。衆者。臣民咸在也。史氏將述下文盤庚之
訓語。故先發此。

集說 陳氏大猷曰。法度如朝市室廬之營建。道路頓宿
之部分。去舊卽新之區畫之類。遵故事。則人情不
駭。達微辭。則人情不壅。此遷都之大綱。史特先舉之。○
金氏履祥曰。民之不欲遷者。皆在位者誘之。其欲遷者。
又在位者蔽之。教民必由乃在位。正其源也。曰無或敢
伏小人之攸箴。防其蔽也。常舊之服。蓋先王遷都故事。
正其法度者。今
日遷都規模也。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
康。

集傳 若曰者。非盡當時之言。大意若此也。汝猷黜乃心
者。謀去汝之私心也。無。與毋同。毋得傲上之命。從已之
安。蓋傲上則不肯遷從康則不能遷。王氏安石曰。無傲
無從康。戒之以無違王命。
戒之以安其故處。二者。所當黜之私心也。此雖盤庚對衆
之辭。實爲羣臣而發。以敷民由在位故也。

集說 陳氏經曰。違王命而不肯從。懷苟安而不爲後日
慮。當時羣臣所以不遷。其病根在此二者。故直指
其病而
戒之。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

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

集傳 逸過也盤庚言先王亦惟謀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則奉承于內而能不隱匿其指意故王用大敬之宣化于外又無過言以惑衆聽故民用大變今爾在內則伏小人之攸箴在外則不和吉言于百姓譸譸多言凡起信於民者皆險陂膚淺之說王氏安石曰不夷之謂險不衷之謂膚○王氏樵曰言不出於中正爲險無深謀遠慮爲膚我不曉汝所言果何謂也詳此所謂舊人者世臣舊家之人非謂老成人也蓋沮遷都者皆世臣舊家之人下文人惟求舊一章可見

集說 孔氏穎達曰此篇所言先王皆謂成湯以來諸賢王也下言神后高后者指謂湯耳此既言先王下句王播告之先不言先省文也○陳氏櫟曰民用丕變以前謂先王時世家舊人能使上敬下化如此下文責今世家不能然也○俞氏皐曰大家勢重望尊民之耳目所屬導以罔逸之言固能使之丕變導以險膚之言亦能使之起信○姚氏舜牧曰凡一遇播告即將朝廷德意傳宣於下使四海曉然見君上之心這是不匿厥指如中間民未遍曉又委曲告以利害之故益不出一浮言眩惑衆聽這是罔有逸言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

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集傳 荒廢也。逸。過失也。盤庚言非我輕易遷徙。自荒廢此德。惟汝不宣布德意。孔氏穎達曰。汝含藏此意。謂我不知。不畏懼於我。我視汝情。明若觀火。我亦拙謀。不能制命。而成汝過失也

集說 胡氏士行曰。言子非欲棄德而用刑者也。而汝含吾德而不我畏。是吾拙謀致汝之逸也。訓責之辭云爾。○陳氏櫟曰。含德。掩晦遮蔽意。與不匿厥指正相反。不惕一人。卽傲上也。成乃安逸。卽從康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集傳 紊。亂也。綱舉則目張。喻下從上。小從大。申前無傲之戒。勤於田畝。則有秋成之望。喻今雖遷徙勞苦。而有永建乃家之利。申前從康之戒。

集說 申氏時行曰。上二句。是喻以從遷之義。所以責其聽命而無傲上也。下二句。是喻以從遷之利。所以誘其趨事而無從康也。蓋君者臣之綱。君令臣共。而綱紀秩然。其有紊猶在綱而有條不紊也。勞者逸之本。先難後獲。而乃家自爲之永建。猶農之服田力穡而有秋也。○鍾氏天才曰。當時羣臣不肯從遷者。不過任一己之私。而不知事君之大義。故以義責之。貪一時之安。而不知後日之遠利。故以利動之。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不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集傳 蘇氏曰。商之世家大族。造言以害遷者。欲以苟悅小民爲德也。故告之曰。是何德之有。汝曷不去汝私心。施實德于民。與汝婚姻僚友乎。勞而有功。此實德也。汝能勞而有功。則汝乃敢大言曰。我有積德。曰積德云者。亦指世家大族而言。申前汝猷黜乃心之戒。

集說 林氏之奇曰。彼其所以媒利自營者。徒以爲婚姻僚友之計。而不能爲民深謀遠慮。苟能黜其私心。施實德于民。則民受其賜。而汝之婚友。亦皆受其賜矣。○黜私心以施實德。欲其以德愛人。不出于姑息也。○夏氏僎曰。先王時。汝祖父率民以遷。今汝又率民遷。是世有積德及人也。○陳氏大猷曰。不遷則徇人情而患在後。雖若勞民。實福民也。遷則若拂人情而利在後。雖若害民也。遷而在位以使民不遷。爲有德於民。故戒之如此。此章總告以下二章分告以害。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集傳 戎。大。昏。強也。汝不畏沈溺大害於遠近。而憚勞不遷。如怠惰之農。不強力爲勞苦之事。不事田畝。安有黍

稷之可望乎。此章再以農喻。申言從康之害。

【集說】孔氏穎達曰。惰農對上服田力穡而反言之。○林氏之奇曰。此篇文勢。大抵反覆辯論。相顧成文。既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又曰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既曰予若觀火。又曰若火之燎于原。文雖渙散。而意實相貫。以是知盤庚之言。雖佶屈聱牙。不可遽曉。然反覆求之。於人情則近也。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儉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集傳】吉。好也。先惡。謂惡之先也。林氏之奇曰。不導民以惡。奉承恫痛。陳氏大猷曰。不急去之。乃奉而養之。猶安其危利其菑之意。相視也。儉遷而先不樂遷。是謂先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民小民也。逸口。過言也。逸口尚可畏。況我制爾生殺之命。可不畏乎。恐。謂恐動之以禍患。沈。謂沈陷之於罪惡。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者。言其勢焰雖盛。而殄滅之不難也。潘氏士遴曰。視爾有觀火之明。故制爾有滅火之勢。靖。安。咎。過也。則惟爾衆

自爲不安。非我有過也。此章反復辯論。申言儆上之害。

集說 林氏之奇曰。詩辭之輯矣。辭之懌矣。辭輯。則所謂和言也。辭懌。則所謂吉言也。○臣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盤庚之羣臣反是。故責之。謂汝苟心知遷都之未爲利。又何不入告于我。而乃相搖動浮言。○張氏九成曰。毒曰自生。禍敗姦宄曰自災。言非自外來。皆汝自取之罪也。○時氏瀾曰。觀奉其恫悔何及之言。見盤庚恩意之周。既歷數其戀土懷安之情。至此乃開其自悔之路。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集傳 遲任。古之賢人。林氏之奇曰。遲任。鄭氏曰。古之賢史。案論語周任有言曰。馬總以謂周之良史。蓋古之史必賢而有文者爲之。故多立言以爲法於世。以遲任爲賢史料必有據而云耳。蘇氏曰。人舊則習。器舊則敝。當常使舊人用新器也。今案盤庚所引。其意在人惟求舊一句。而所謂求舊者。非謂老人但謂求人於世臣舊家云耳。詳下文意可見。若以舊人爲老人。又何侮老成人之有。

集說 張氏九成曰。器惟新者。但以證人求舊爾。故下文繼以乃祖父。非以器喻新邑也。○王氏樵曰。引此結前圖任。及起下不敢動用非罰非德之意。○申氏時行曰。器非求舊者。只是言用器之道。不可施之於用人。以見舊人之當任耳。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

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集傳 胥相也敢不敢也非罰非所當罰也世非一世也勞勞于王家也掩蔽也言先王及乃祖乃父相與同其勞逸我豈敢動用非罰以加汝乎世簡爾勞不蔽爾善茲我大享于先王爾祖亦以功而配食於廟先王與爾祖父臨之在上質之在旁作福作災皆簡在先王與爾祖父之心我亦豈敢動用非德以加汝乎

集說 孔氏安國曰配食於廟大享烝嘗也○孔氏穎達曰大享于先王謂天子祭宗廟也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故臣之先祖得與享之也此殷時已然知烝嘗有功臣與祭者案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是也嘗是烝之類○陳氏經曰此見盤庚賞罰並用既不敢用非理之罰又不敢用非德之賞盤庚之心惟有大公至正而已○陳氏櫟曰此以羣臣世有勳勞當與國同休戚者感動之乃申言前圖任舊人之意。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集傳 難言謀遷徙之難也蓋遷都固非易事而又當時臣民傲上從康不肯遷徙然我志決遷若射者之必於中有不容但已者弱少之也意當時老成孤幼皆有言當遷者故戒其老成者不可侮孤幼者不可少之也爾臣各謀長遠其居勉出汝力以聽我一人遷徙之謀也

集說 蘇氏軾曰有又通猶言孤與幼也○黃氏度曰公卿大夫各有封邑而爲之長當率其民勉出力以聽命作猷言遷都有道於此作興之也○胡氏士行曰老成則知久安之計而欲遷孤幼則受水之害而欲遷卽小人之攸箴者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集傳 用罪猶言爲惡用德猶言爲善也伐猶誅也言無有遠近親疎凡伐死彰善惟視汝爲惡爲善如何爾邦之善惟汝衆用德之故邦之不善惟我一人失罰其所當罰也

集說 張氏九成曰不從遷者罪也從遷者善也

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

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集傳 致告者使各相告戒也呂氏祖謙曰當時所告惟在庭之人故使之轉相告語自今以往各敬汝事整齊汝位法度汝言不然罰及汝身不可悔也

集說 孫氏覺曰恭爾事則無傲上齊乃位則無從康度乃口則無浮言三者盤庚所深戒也○時氏瀾曰盤庚本無刑人之意恐人見其勤懇遂以爲不能用刑故露此意

盤庚中

集說 金氏履祥曰中篇之誥諭民爲詳蓋遷徙之際民亦勞止式有再動于浮言者○馬氏明衡曰此篇只反覆懇惻至云崇降罪疾乃祖乃父乃斷棄汝皆是即其平日之所嚴事而畏信者以開悟之非即以刑罰加之也惟亂政具乃貝玉之臣則必欲加之以刑而亦出其乃祖乃父之意非一人之私也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集傳 作起而將遷之辭殷在河南故涉河誕大亶誠也孔氏安國曰大告用誠於衆咸造皆至也勿褻戒其毋得褻慢也此史氏之言蘇氏曰民之弗率不以政令齊之而以話言

曉之。盤庚之仁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秦風無衣之詩曰。與子偕作。與子偕行。作與行字。蓋是一義。是將行而渡河耳。非有他義也。○傅曰。未言而信。信在言前。誕告用亶。然後登進厥民而告之。可謂信在言前矣。○呂氏祖謙曰。已離舊邦。未至新邑。則王庭蓋道路行宮。如周禮掌次。是也。班次。臣在前。民在後。故升進其民於前而告之。○申氏時行曰。亶者。惟誠可以動物也。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集傳　荒。廢也。

集說　王氏肯堂曰。明聽者。勉之於方受之時。無荒失者。戒之於既受之後。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

集傳　承。敬也。蘇氏曰。古謂過爲浮。浮之言勝也。后既無不惟民之敬。故民亦保后。相與憂其憂。雖有天時之災。鮮不以人力勝之也。林氏曰。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罔不惟民之承。憂民之憂也。保后胥感。民亦憂其憂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諸說皆以浮爲行。竊謂蘇氏爲勝。其說與上下文相貫。古人謂名勝實爲名浮於實。而又有天人相勝之說。天之降災於人。宜其國遂至于危敗。禍亂而不可救。而先后能與其民同心協力。擇利而

遷是以安存而無虞是修其人事而能勝其天時者矣
○金氏履祥曰。首明先王君民相體。一篇大意。○鍾氏
天才曰。上下協和。既足以挽回乎天
心。而備禦有道。又足以潛消乎天變。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
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
咎。比于罰。

集傳 先王以天降大虐。不敢安居。其所興作。視民利當
遷而已。爾民何不念我以所聞先王之事。凡我所以敬
汝使汝者。惟喜與汝同安爾。孔氏穎達曰。惟歡喜
安樂。皆與汝共之。非爲

汝有罪。比于罰。而謫遷汝也。

集說 姚氏舜牧曰。遷國原是極難的事。然到時勢之窮。
但將利害二字。分勘明白。必從其利。必去其害。要
歸於康民而已。易曰。利用爲依遷國。又曰。說以先民。民
忘其勞。正此視民利用遷惟喜康共之說也。○來氏宗
道曰。先王遷徙興作。因民所利。此民之所共聞者。以所
聞先王者而念我。則知我今日圖遷之意矣。民利者。舍
陷溺之危。而趨生全之地也。
承汝承字。與惟民之承同。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

集傳 我所以招呼懷來于此新邑者。亦惟以爾民蕩析
離居之故。欲承汝俾汝康共。以大從爾志也。袁氏黃曰。
從民一時

之欲者。其從小。從民永建之利者。其從大。故曰丕從。或曰。盤庚遷都。民咨胥怨。而此以爲丕從厥志。何也。蘇氏曰。古之所謂從衆者。非從其口之所不樂。而從其心之所不言而同然者。夫趨利而避害。捨危而就安。民心同然也。殷亳之遷。實斯民所利。特其一時爲浮言搖動。怨咨不樂。使其卽安危利害之實而反求其心。則固其所大欲者矣。

集說　劉氏克莊曰。思患豫防。君之遠慮。安土懷居。民之淺見。亳邑之遷。臨以君令。孰敢不從。而盤庚不然。曰天時。曰大虐。謂天時當遷。非人所能爲也。曰古我前后。曰古之聞。謂先王常遷。非自我作古也。曰先王不懷。雖先王不思此土矣。曰視民利用遷。曰惟喜康共。蓋欲利汝。非以害汝。欲汝安且樂。非欲汝勞且怨也。曰惟民之承。曰承汝。曰惟汝故。曰丕從厥志。皆屈己以順民。非彊民以從己也。古者行利民之政。尚恐人情之疑信。必耳提面命。使之洞曉。此盤庚所以爲賢王也歟。○金氏履祥曰。此一節。言君之體民。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集說　上文言先王惟民之承。而民亦保后胥感。今我亦

惟汝故安定厥邦。而汝乃不憂我心之所用。杜氏偉曰。言憂民不安居。而至於困戀也。乃皆不宣布腹心。欽念以誠。感動於我爾徒爲此紛紛。自取窮苦。譬乘舟不以時濟。必敗壞其所資。今汝從上之誠開斷不屬。姚氏舜牧曰。有忱不加欽念。便是爾忱不屬。安能有濟。惟相與以及沈溺而已。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正此意也。利害若此。爾民而罔或稽察焉。王氏樵曰。稽者所謂卽安危利害之實。而反求其心也。

集說 申氏時行曰。安定厥邦。申安民生從民志言。蓋民生安。國與之俱安。民志定。國與之俱定也。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集傳 汝不爲長久之謀。以思其不遷之災。是汝大以憂而自勸也。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勸憂之謂也。有今。猶言有今日也。罔後。猶言無後日也。上天也。今其有今罔後。是天斷棄汝命。汝有何生理於天乎。下文言迓續乃命于天。蓋相首尾之辭。

集說 金氏履祥曰。此二節。言民不體君祇以自悞。○王氏綱振曰。利者。民所欲。安者。民所懷。然所欲有甚

於此者。生。命也。故以何生續命大利害大安危動之。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集傳 爾民當一心以聽上。無起穢惡以自臭敗恐浮言之人倚汝之身。迂汝之心。黃氏度曰。不服常業。身偏倚矣。不則德義。心迂曲矣。使汝邪僻而無中正之見也。

集說 王氏肯堂曰是非無兩在。利害無兩從。心有定主。則不逃於正直之塗。身有定歸。則不蹈於邪僻之地。不然。身心非所自有。顛倒逃惑。趨於禍患。如起穢以自臭。豈他人能敗之哉。蓋不一。則無中正之見。而人得倚之迂之。倚者使汝害不能避。利不能趨。而失其持身之則。迂者使汝以利爲害。以害爲利。而失其制心之宜

予迂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集傳 我之所以遷都者。正以迎續汝命于天。林氏之奇曰。是亦將修人事以勝天之降災也。予豈以威脅汝哉。用以奉養汝衆而已。

集說 林氏之奇曰。天之應物。禍福吉凶之來。皆以類至。而聽其自取爾。初未嘗容心於其間。故其命靡常。聖人治天下。能轉禍而爲福。去凶而爲吉。其至於將危將亂之際。而皆有續之之道焉。故伊川先生有言曰。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惟有德者能之。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

然。

集傳 神后。先王也。羞養也。卽上文畜養之意。言我思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人。我大克羞養爾者。用懷念爾故也。

集說 金氏履祥曰。此三節。言我之體民。亦體先王之意。○申氏時行曰。言保后胥感。竭力從遷。我后之勞爾先人。亦甚矣。予念之不忘。故大能養爾者。惟以爾爲先民子孫。念先民以及于爾。所以不忘爲汝謀也。汝又何以不從乎。蓋盤庚之意。以已如先王。而欲民之如其祖父。民縱不能體君之心。亦當知率祖攸行也。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集傳 陳。久。崇。大也。耿圮而不遷。以病我民。是失政而久于此也。高后。湯也。湯必大降罪疾於我曰。何爲而虐害我民。蓋人君不能爲民圖安。是亦虐之也。

集說 馬氏森曰。當遷之義。質諸鬼神而無疑。不遷之罪。質諸鬼神而無宥。其嚴之者至矣。政。卽遷都之政。失于政一節。言君不遷。則君有罪。而先王不宥之。以見今日不得不遷也。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弗念我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

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集傳 樂生與事。則其生也厚。是謂生生。先后。汝言商之先王也。紓孫。盤庚自稱之辭。比。同事也。爽。失也。言汝民不能樂生與事。與我同心以遷。我先后大降罪疾於汝。曰汝何不與朕幼小之孫同遷乎。故汝有失德。自上其罰汝。汝無道以自免也。

集說 黃氏度曰。自上降罰於汝。汝無能迪吉矣。

集說 金氏履祥曰。此節言民不體君之罪。○劉氏應秋曰。酥。卽康。共之心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斷棄汝。不救乃死。

集傳 既勞乃祖乃父者。申言勞爾先也。汝共作我畜民者。汝皆爲我所畜之民也。戕。害也。綏。懷來之意。謂汝有戕害在汝之心。我先后固已知之。懷來汝祖汝父。汝祖汝父亦斷棄汝。不救汝死也。

集說 金氏履祥曰。此節言君民相體之義。以申明民不體君之罪。○鍾氏天才曰。民不從遷。不惟得罪於先王。而且得罪於其祖父也。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集傳　亂。治也。具。多取而兼有之謂。言若我治政之臣所與共天位者。不以民生爲念。而務富貝玉者。孔氏穎達曰。貝者。水蟲。古人取其甲以爲貨。如今之用錢然。是行用之貨也。貝玉。物之最貴者。責其貪財。故舉二物言之。其祖父亦告我成湯作丕刑于其子孫。啓成湯丕乃崇降弗祥而不赦也。此章先儒皆以爲責臣之辭。然詳其文勢。曰茲予有亂政同位。則亦對民庶責臣之辭。非直爲羣臣言也。案上四章。言君有罪。民有罪。臣有罪。我高后與爾民臣祖父一以義斷之。無所赦也。王氏曰。先王設教因俗之善而導之。反俗之惡而禁之。方盤庚時。商俗衰。士大夫棄義即利。故盤庚以具貝玉爲戒。此反其俗之惡而禁之者也。自成周以上。莫不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故其俗皆嚴鬼神。以經考之。商俗爲甚。故盤庚特稱先后與臣民之祖父。崇降罪疾爲告。此因其俗之善

而導之者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原神之意而爲之辭。以懼其子孫耳。○朱子語類問盤庚言其先王與其羣臣之祖父。若眞有物在其上。降災降罰。與之周旋從事。日用之閒者。竊謂此亦大概言理之所在。質諸鬼神而無疑爾。而殷俗尚鬼。故以其深信者導之。夫豈亦眞有一物耶。曰。鬼神之理。聖人蓋難言之。謂眞有一物固不可。謂非眞有一物亦不可。若未能曉然見得。且缺之可也。○時氏瀾曰。根本之良心也。盤庚提其祖父而言之。敬畏之心。豈不油然而興。顧戀財寶之念輕矣。○陳氏櫟曰。神后。言神靈在天。高后。言功德崇高。與先后皆指先王之遷都者言之。大意言我不率民以遷。先王必罪我汝。汝不特先王罪汝。汝之祖父亦禍汝矣。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集傳　告汝不易。卽上篇告汝于難之意。孔氏安國曰。凡所言皆不易之事。○孔氏穎達曰。此易讀爲難易之易。不易。言其難也。大恤。大憂也。今我告汝以遷都之難。汝當永敬我之所大憂念者。君民一心。然後可以有濟。苟相絕遠而誠不屬。則殆矣。分猷者。分君之所圖而共圖之。分念者。分君之所念而共念之。相從。相與也。中者。極至之理。陳氏師凱曰。無過不及。舉天下無以加之。故謂之極至之理。各

以極至之理存于心。則知遷徙之議爲不可易而不爲浮言橫議之所動搖也。

集說 王氏樵曰。前曰一。此曰中。民心皆有一。民心皆有中。聖賢理會利害處。卽義理。故隨事而有不偏之準。不二之則。

附錄 孔氏穎達曰。鄭云。我所以告汝者不變易言必行之。謂盤庚自道已言必不改易。與孔異。

乃有不吉不迪。顚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集傳 乃有不善不道之人。顚隕踰越。不恭上命者。孔氏穎達曰。隕越是遺落廢失之意。及暫時所遇爲姦爲宄。成十七年左傳曰。亂在外爲姦。在內爲宄。劫掠行道者。我小則加以劓。孔氏穎達曰。五刑截鼻爲劓。大則殄滅之。無有遺育。毋使移其種。孔氏穎達曰。易種。相染易也。惡種在善人之中。則善人亦變易爲惡。于此新邑也。遷徙道路間關。恐姦人乘隙生變。故嚴明號令以告勑之。

集說 黃氏度曰。遷徙之際。固當明法禁。而況嘗有異論動搖。或恐姦邪乘間而作。必當周防也。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集傳 往哉。往新邑也。方遷徙之時。人懷舊土之念。而未

見新居之樂。故再以生生勉之。振起其怠惰。而作其趨事也。試。用也。今我將用汝遷。永立乃家。爲子孫無窮之業也。

集說　劉氏克莊曰。曰往哉生生。曰汝何生在上。曰汝萬民乃不生生。凡三言之。謂遷以利民。非止利君也。曰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曰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凡再言之。謂將爲臣民建家。非止爲國定都也。○陳氏櫟曰。生生。生養不窮之道也。末二句。應前安定厥邦。前以邦言。此以家言。互文見意。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必民家永建。而後邦國安定也。

盤庚下

集說　林氏之奇曰。此篇。盤庚既遷。猶恐民情未盡諭其意。故復爲之反覆告諭申前篇之義。推其赤心。以與斯民同其勞逸。其好惡未嘗致疑於其間。蓋其愛民惻怛之意。充實於中。而優游寬大之語。發見於外。皆其心之所誠然者也。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

集傳　盤庚既遷新邑。定其所居。正君臣上下之位。慰勞臣民遷徙之勞。以安有衆之情也。此史氏之言。

集說　王氏炎曰。定居。謂君有寢廟。臣有邑宅。民有廛里。○王氏樵曰。居者。官府民廛井邑之居。位者。君卿大夫士民上下之位。既奠其居。乃各正其分。首呼集慰勞而安之。○孫氏繼有曰。新都草昧之初。名分不可以

不正。閒關遷徙之後。衆情不可以不綏。正者。正其體統無使紊亂之謂。綏者。慰其勞苦。無使猜疑之謂。有衆兼臣民而言。此篇多綏衆之辭。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集傳 曰。盤庚之言也。大命。非常之命也。遷國之初。臣民上下。正當勤勞盡瘁。趨事赴功。以爲國家無窮之計。故盤庚以無戲怠戒之。以建大命勉之。

集說 林氏之奇曰。中篇曰。予迓續乃命于天。既遷而告之曰。懋建大命。言我雖能續汝命于天。汝心能無戲怠。然後可以立汝之命也。○吳氏澄曰。無戲。欲其敬事。無怠。欲其勤事。大命。兼民命國命而言。建命。謂命雖在天。立之在我。使民有以遂其生。國有以永其祚也。當時傲上從康。習於戲怠。未遷則以爲憚。既遷則以爲足不復爲自勉自立之計。故以此戒之。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集傳 歷。盡也。百姓。畿內民庶。百官族姓。亦在其中。

集說 黃氏度曰。遷事。百姓容有不能盡知吾心者。浮言一不布露也。臣民雖既遷。盤庚猶慮其強從上命。非出本心。怨怒未忘。故明白洞達以釋其疑。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

績于朕邦

集傳 古我先王湯也適于山往于亳也契始居亳其後屢遷成湯欲多于前人之功王氏樵曰湯以亳而興王業王業之興是多于前人之功故復往居亳案立政三亳鄭氏曰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以亳依山故曰適于山也降下也黃氏度曰猶今言減少也依山地高水下而無河圮之患故曰用下我凶德嘉績美功也孔氏安國曰下去凶惡之德立善功於我國

集說 金氏履祥曰此章謂亳殷之地高爽依山古我先王將厥大前人之烈是以建都于亳用降我凶德猶傳所謂有汾澮以流其惡國語所謂沃土民不才墳土民好義之意蓋消斯民沈溺重墜之疾而絕後世驕奢淫侈之風也○吳氏澄曰凶德謂民受水患適亳依山自此民獲其吉所以降其凶德又成美功於我邦謂湯由亳而興有天下也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

集傳 今耿爲河水圮壞沈溺墊隘民用蕩析離居無有定止將陷於凶德而莫之救爾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遷也

集說 孔氏安國曰言皆不明己本心○時氏瀾曰民無遠慮未見水害而不欲遷猶可今既蕩析離居矣猶憚於遷何也瀕水之民水至則憂水去則忘之極者止也水所圮壞已無所止其身矣尚不自覺姑欲苟安反謂我何爲震動萬民以遷民既出此言豈不自疑述其所言無復他意使之釋然也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集傳 乃上天將復我成湯之德而治及我國家我與一二篤敬之臣時氏瀾曰篤敬者同心同德之人也敬承民命用長居于此新邑也

集說 時氏瀾曰所以遷者蓋上帝將復我高祖成湯之德以治我家亳邑湯之舊都盤庚非特欲復成湯之故業蓋將復成湯尚有可考求之以爲治也○申氏時行曰此言已之遷都實天意所在正對上曷震句曰上帝者盤庚不敢以爲己功而擬先王故歸之天也朕及篤敬即復祖德而治國家之事篤敬是審利害之實而謀其遷者忠誠體國之臣也恭承民命即迓續乃命之意言君臣一心致敬以承續民命使趨利避害舍危就安用長居于新邑也

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集傳 沖童弔至由用靈善也宏賁皆大也孔氏穎達曰樊光曰周禮

云其聲大而宏。詩云有賁其首。是宏賁皆爲大之義也。言我非廢爾衆謀。乃至用爾衆謀之善者。指當時臣民有審利害之實以爲當遷者言也。爾衆謀亦非敢固違我卜。亦惟欲宏大此大業爾。言爾衆亦非有他意也。蓋盤庚於既遷之後。申彼此之情。釋疑懼之意。明吾前日之用謀。略彼既往之傲惰委曲忠厚之意。藹然於言辭之表。大事以定。大業以興。成湯之澤於是而益永。盤庚其賢矣哉。

集說　孔氏穎達曰。禮將有大事。必謀於衆。謀衆乃是常理。故言非廢謂已不自專也。衆謀必有異見。故至極用其善者。○林氏之奇曰。成公六年左傳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盤庚能善用謀之意也。○張氏九成曰。盤庚非特不廢人謀。卜者鬼謀。皆以爲當遷。○金氏履祥曰。此章以上諭民。○陳氏櫟曰。此篇如多于前功以下。朱子本疑之。如书由靈宏茲賁等語。實難曉。姑依前注觀之可也。

附錄　蘇氏軾曰。賁飾也。大此郊廟朝市之飾。○陳氏傅良曰。各非敢違卜。蓋曰吾與汝皆非私意。各惟卜是用。以求其宏大藩飾之事爾。

案　宏賁皆大之義。孔疏所引有賁其首者。足相証矣。然句中兩字皆大之意。終不甚分曉。或作賁卦之賁。則在立國規模郊廟朝市之賁飾。煥然一新上說。亦有理。存之以備一解。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集傳　隱。痛也。盤庚復歎息言。爾諸侯公卿百執事。孔氏穎達曰。百執事。謂大夫以下。諸有執事之官也。之人。庶幾皆有所隱痛於心哉。

集說　林氏之奇曰。邦伯者。邦之諸侯。師長者。衆官之長。六卿也。百執事之人。則其屬也。○金氏履祥曰。此章以下。喻臣。○吳氏澄曰。新遷之民。生理未復。諸臣當惻然憫痛。愛護封殖之。

案　經言邦伯。漢孔氏以爲二伯及州牧。唐孔氏疏云。東西二伯及九州之牧也。蘇氏林氏則云。邦之諸侯。黃氏度謂諸侯一國之長伯。長也。蔡傳不從二孔。故但以諸侯言。或以爲遷都不及畿外之諸侯。而謂孔傳說是。蔡以邦伯只指諸侯爲未必然。禮不云乎。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意此處傳專主內諸侯而言。注疏所云伯牧正嫌其涉於畿外耳。蓋二伯之分陝。隱五年公羊云。天子三公。相也。自陝以東。周公主之。陝以西。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然則二伯亦未必在內也。況二伯之設。殷時未必有之。若八州八伯。各有其屬。尤當在畿外也。至注云州牧者。或以爲當州之牧。然唐孔氏明言九州之牧矣。則是注疏語涉游移。而蔡所云諸侯者。專主內諸侯也。此爲得之。又考鄭康成曰。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爲牧。鄭之治聞。亦必有據。此則所謂當州之長乎。其說優於二孔。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

集傳　相。爾雅曰。導也。我懋勉簡擇導汝。以念敬我之民衆也。

集說　時氏瀾曰。乍至新邑。敬民之念稍弛。民卽有不得其所者矣。○陳氏經曰。念敬我衆。謂念之而不忘。

敬之而
不忽也。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

集傳 肩。任。敢。勇也。鞠。養也。我不任好賄之人惟勇於敬民以其生生爲念。使鞠人謀人之保居者。吾則敘而用之欽而禮之也。劉氏應秋曰。敘以祿位言。欽以禮貌言。

集說 王氏十朋曰。導其耕桑。薄其稅斂。使老幼不失其養。鞠人之事也。聯其比閭。合其族黨。相友相助。謀人保居之事也。既養之。又安之。則斯民之生生得矣。○吳氏澄曰。言我不任貪人。有能敢於恭承民之生生傭貨富各保其居者。則任之敬之。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集傳 羞。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卽敢恭生生之謂。否者。非我之意。卽不肩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無有不敬我所言也。

集說 馬氏森曰。不肩好貨敢恭生生。斯二者。一則我志之所若。一則我志之所否。今我既進告而無隱矣。爾必於我所若者而勉之。所否者而戒之。罔有弗欽焉可也。○湯氏顯祖曰。前告朕志。志在恭承民命。此告朕志。志在念敬我衆。一也。

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

集傳　無。毋同。總。聚也。庸。民功也。王氏樵曰。以民之生此則直戒其所不可爲。勉其所當爲也。

集說　眞氏德秀曰。廉雖小善。貪乃大惡。此盤庚所以有貨寶之戒。○劉氏克莊曰。又拈起次篇貝玉之言以勵之。曰不肯好貨。曰無總貨寶。可謂反覆告戒之至矣。○陳氏櫟曰。敬我之所否。而無總貨寶。申不肯好貨之戒。敬我之所若。而生生自庸。申敢恭生生之訓。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集傳　式。敬也。敬布爲民之德。永任一心。欲其久而不替也。盤庚篇終戒勉之意。一節嚴於一節。而終以無窮期之。盤庚其賢矣哉。蘇氏曰。民不悅而猶爲之。先王未之有也。祖乙圮於耿。盤庚不得不遷。然使先王處之。則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盤庚德之衰也。其所以信於民者未至。故紛紛如此。然民怨誹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開衆言。反復告諭。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殷之所以不亡而復興也。後之君子。厲民以自用者。皆以盤庚藉口。予不可以不論。

集說　林氏之奇曰。上篇告之以汝克黜乃心。而終篇則曰永宥一心。蓋謂欲黜其傲上從康之心。則在於施實德于民。則能一心以事上矣。私心去。則義理自明。義理明。則物莫能奪。而愛民之實著矣。○吳氏澄曰。用敷布其德於民。永久守此一心而不變也。始終不貳之謂一。

按論　呂氏祖謙曰。三書反覆折難。須於包容處看其德量。於委曲訓誥處看其恩意。於規畫繼悉處看其措置。○王氏天與曰。三篇中皆有告臣民之辭。蓋盤庚本意在誥諭胥怨之民。而其中責臣之意尤重者。以當時君民之情不通。皆羣臣爲之閒也。去其閒。而後君民之情通。遷都之計定矣。○蔣氏悌生曰。上篇始有遷都之謀。世臣不利。故造浮言以惑衆。愚民無知。怨咨蠭起。盤庚乃出敎令。大意皆責在位之人。多示嚴刑以威之。中篇臨行告諭。大意在位既從。下民如風行草偃。不必示以威。惟慮塗中寇攘竊發。故特嚴刑以禁之。下篇上下莫居勞事已過。故統諭之。皆撫綏之意。上篇威多於恩。中篇恩威竝行。下篇弛威崇恩。此盤庚三篇之殊義也。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八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九

說命上

集傳 說命。記高宗命傅說史記。高宗。盤庚弟小乙之子也。名武丁。以夢得說於傅險。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之言。命之曰以下是也。猶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後世命官制詞。其原蓋出於此。上篇記得說命相之辭。中篇記說爲相進戒之辭。下篇記說論學之辭。總謂之命者。高宗命說實三篇之綱領。故總稱之。今文無。古文有。

集說　林氏之奇曰此三篇蓋史官記高宗得傅說與之反覆商較議論爲治之道與夫學問之大方而其文煩多故其策分爲三篇而有上中下之別○王氏樵曰案命官有辭自唐虞有之少僅一言多或數言而止出於當時面命有書自說命始其事既非常其言則大訓微言在焉夫子錄之實與三謨伊訓相表裏非他篇比也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集傳　亮亦作諒陰古作閻案喪服四制高宗諒陰三年鄭氏注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閻讀如鶉鵪之鶉閻謂廬也即倚廬之廬儀禮剪屏柱楣朱子曰柱音知主反似是從手不從木鄭氏謂柱楣所謂梁閻是也宅憂亮陰言宅憂於梁閻也先儒以亮陰爲信默不言孔氏安國曰陰默也居憂信默三年不言則於諒陰三年不言爲語復而不可解矣君薨百官總己聽於冢宰居憂亮陰不言禮之常也高宗喪父小乙惟既免喪而猶弗言羣臣以其過於禮也故咸諫之歎息言

有先知之德者。謂之明哲。明哲實爲法於天下。今天子
君臨萬邦。百官皆奉承法令。王言則爲命。不言則臣下
無所稟令矣。

集說 朱子語類。問諒陰以他經考之。皆以諒陰爲信默。
惟鄭氏獨以爲凶廬。天子居凶廬。豈合禮制。曰。所
引蒭屏柱楹是兩事。蓋始者戶北向。用草爲屏。不剪其
餘。至是改而西向。乃蒭其餘草。始者無柱與楹。檐著於
地。至是乃施短柱及楹以柱其檐。架起其檐。令稍高而
下可作戶也。梁闇未詳古定制何如。不敢輒爲之說。但
假使不如鄭說。亦未見天子不可居廬之法。○時氏瀾
曰。免喪之後。則發號施令。與天下更始。當臣民拭目觀
化。聳然聽命之時。高宗猶且弗言。弗言者。恭默深思爲
君之難。不敢易其言也。非柔懦闇弱。胷中無所主而不
能言也。中無所主而不言。則柔懦闇弱之形。已見於外。
惟中有所主者。雖未嘗言。其至誠發越。自不可掩。此高
宗之羣臣。默窺於不言之表而有明哲之說。○金氏履
祥曰。謂之明哲者。以高宗天資之不凡也。知之固貴於
行之。故曰實作則。命令之行。乃作則之事也。○申氏時
行曰。知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先天下而知者也。明者
方寸虛靈。無一理之不具。哲者。察微知著。無一理
之不燭。言具是先知之德者。謂之明哲之人也。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
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集傳 庸。用也。高宗用作書告喻羣臣以不言之意。言以
我表正四方。任大責重。恐德不類于前人。故不敢輕易

發言。惟恭敬淵默。金氏履祥曰。恭者。敬身以思治道。夢以處。默者。不言而思。帝與我賢輔。其將代我言矣。蓋高宗恭默思道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故夢寐之間。帝賚良弼。其念慮所乎。精神所格。非偶然而得者也。

集說　程子曰。夢說之事。高宗只思得聖賢之人。須是聖賢之人。方始應其感。若傅說非聖賢。自不相感。如人卜筮。著在手。事在未來。吉凶在書策。其卒三者必合矣。○問高宗往求說邪。說來入夢邪。曰。譬懸鏡於此。有物必照。亦非鏡往照物。亦非物來入鏡。犬抵人心虛靈。善不善必先知之。○或言高宗於傅說。文王於太公。蓋已素知之矣。恐羣臣未信。故托夢卜以神之。曰。此僞也。聖人豈僞乎。○朱子曰。高宗夢傅說。分明有個傅說在那裏。高宗却不知。所以夢。兄亦是朕兆先見者如此。○帝賚良弼。必是夢中有帝賚之說。說是帝眞賚不得。說無此事。只是天理亦不得。○呂氏祖謙曰。自古聖賢皆於恐懼用工。恐德弗類。入聖作德之門也。○恭默者。用志不分也。思道者。沈潛思慮。玩索天下至理之所在也。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集傳　審。詳也。詳所夢之人。繪其形象。孫氏繼有曰。追述其夢中所見而想像其形容曰象。得其象而繪之則曰形。旁求于天下。旁求者。求之非一方也。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卜築。傅巖在虞虢之間。地理

今釋傅巖在今山西平陽府平陸縣東北二十五里。一名隱賢社。水經注云。沙澗水出虞山。東南逕傅巖歷傅說隱室前。俗名謂之聖人窟。孔安國傳傅說隱于虞虢之間。卽此處也。肖似也。與所夢之形相似。

集說　陳氏雅言曰。天之生賢。將欲以用世。而高宗求賢之心。能合上天生賢之心。賢之處世。將欲以得君。而高宗求賢之心。又能合賢人用世之心。○何氏孟春曰。孟子曰。傅說舉於版築之間。墨翟書云。傅說衣褐帶索。傭築於傅巖。賈誼賦云。傅說胥靡。乃相武丁。遷史殷本紀云。說爲胥靡。築於傅巖。孔安國書傳。說代胥靡以供食。孔之所謂代。緣墨之所謂傭也。史記索隱引漢書注。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莊周書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是刑使人不聊於生如此。非輕刑矣。說之賢而被此刑。吾不敢信。況書只云築胥靡。非經之所載也。竊意伊耕傅築之云。不過明其方賤。苦力民閒。而成湯高宗能得之於畎畝巖穴耳。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集傳　於是立以爲相。案史記。高宗得說與之語。果聖人乃舉以爲相。書不言。省文也。未接語而遽命相。亦無此理。置諸左右。蓋以冢宰兼師保也。荀卿曰。學莫便乎近其人。置諸左右者。近其人。以學也。史臣將記高宗命說之辭。先敘事始如此。

集說　黃氏度曰。古者冢宰猶是行有司之事。相則師保也。仲虺爲左相。伊尹爲右相。周召相成王。爲左右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集傳　此下命說之辭。朝夕納誨者。王氏炎曰。不曰諫而曰誨者。蓋屈己以求教也。無時不進善言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高宗既相說。處之以師傅之職。而又命之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可謂知所本矣。

呂氏曰。高宗見道明。故知頃刻不可無賢人之言。

集說　胡氏一桂曰。相業莫大於輔君德。高宗命相。未吸他事而責之以納誨輔德爲第一義。蓋其思道精見道明。又素學於甘盤而有得。故其言如此。○王氏樵曰。納誨而不朝夕。亦難以奏功。曰左右則無間。曰朝夕則無時。君德安得而不成乎。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集傳　三日雨爲霖。高宗託物以喻望說納誨之切。三語雖若一意。然一節深一節也。

集說　王氏安石曰。作礪使成器。舟楫使濟難。霖雨使澤民。○蔣氏悌生曰。金作礪。望其朝夕有切磋琢磨之功。使已德日修而至於成器。濟川舟楫。則澤及乎人矣。大旱作霖。則及天地之功用。非人力所可及。所謂一節深一節也。

啓乃心沃朕心

集傳 啓開也沃灌漑也啓乃心者開其心而無隱沃朕心者漑我心而厭飫也

集說 陳氏大猷曰相業莫大於輔德輔德莫切於格心格心之道非可外求惟以心格心啓開而發之也沃灌而入之也如渴之沃漿神受心領而入之深也○陳氏櫟曰高宗命說之初已有渴教之意今欲遂沃其渴教之心說果開誠心以進言高宗心心相孚必有如土受水之沃如所謂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溪然冰釋怡然理順者矣○劉氏應秋曰汝心啓則礪也舟楫也霖雨也各已致其相資之益我心沃則金也大川也大旱也各已得其默助之功矣輔德之道又何以加於此哉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集傳 方言曰飲藥而毒海岱之間謂之瞑眩瘳愈也孔氏穎達曰藥之攻病先使人瞑眩憒亂病乃得瘳弗瞑眩喻臣之言不苦口也弗視地喻我之行無所見也

集說 時氏瀾曰大臣之進言始開陳其略中則漸引其君以當道而後進苦口之言於終進諫之序也高宗慮說守進諫之常未肯盡吐故使之即陳逆耳難聽之言言不逆耳則過不能明猶藥不猛烈則疾不愈也高宗恭默思道已造明哲之地矣而其自處乃若暗而無所見者如跣足之人苟不視地即爲物所傷蓋高宗恐說視已爲成德之人高宗雖已成德無說以扶持之則未免有自虧之病其望說又切於前矣○王氏炎曰

已之有失。非說之苦口不能藥。
已之不明。非說之開導不能行。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集傳　匡。正。率。循也。先王。商先哲王也。說既作相。總百官。則卿士而下。皆其僚屬。高宗欲傅說暨其僚屬。黃氏度曰。同官爲僚。使說表倡之。○袁氏黃曰。暨者。下及之詞。同心正救。使循先王之道。蹈成湯之迹。袁氏黃曰。率者。循而弗違。迪者。蹈而無間。以安天下之民也。

集說　陳氏雅言曰。高宗於傅說。不特望其以己正君。而又望其暨百僚同心以正君者。誠以君德之進退。係乎羣臣之賢否。苟小人衆。則說雖賢亦無以獨成正君之功。故欲其擇羣才以居庶職。則道同德合。庶能左右輔弼。交修不逮。以正其君。然而正君之道。當何如哉。亦惟使循先王之道。蹈成湯之迹。以安天下之民而已。夫成湯之創業垂統。所以遺後嗣者至矣。後世之君。莫不遵守之。故命說先之以俾率先王。而後言迪我高后者。與君牙所謂用奉若於先王。以對揚文武之光命同也。成湯之迹。商之先王能迪蹈之。故欲其率先王以迪高后。以康兆民。則安民之道盡。而匡君之道亦盡。○孫氏繼有曰。說之納誨者一。而臣皆納誨。則其輔益廣。說之啓心者一。而臣皆啓心。則其沃益深。

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集傳　敬我是命。其思有終也。是命。上文所命者。

集說 陳氏櫟曰。卽相亦惟終之意。○王氏樵曰。君德成則輔德有終。民生安則同心匡辟有終。○姚氏舜牧曰。命朝夕納誨到迪高后康兆民。此爲相業之終。不如是其責未盡也。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

集傳 答欽予時命之語。木從繩。朱子曰。引繩墨以取直。喻后從諫。明諫之決不可不受也。然高宗當求受言於己。不必責進言於臣。君果從諫。臣雖不命。猶且承之。況命之如此誰敢不敬順其美命乎。

集說 陳氏雅言曰。高宗託物以喻其意。故傅說之復高宗亦託物以進其辭。木之生。豈生而皆正。惟從繩則無不正。君之德。豈生而皆聖。惟從諫則無不聖。傅說於此。將進其中篇陳戒之辭。故先說此以廣其從諫之量。高宗欲資之於人。已故以從諫之道望其君。納誨者。相臣之職。從諫者。人君之道也。○呂氏祖謙曰。言從諫者。亦以美高宗。堅其爲善之志也。於美之中。而又勸焉者此也。○姚氏舜牧曰。君曰欽予時命。臣曰祇若休命。是謂一敬相成。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

集說 陳氏櫟曰。說初見高宗。上篇所言。只及從諫。至此乃詳及爲君立政之道。

集傳 說受命總百官冢宰之職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說以官高任重。乃進言於王。故史特標此句。爲發言之端也。○林氏之奇曰。高宗之於傅說。信之篤。任之專。遂舉國而聽之。使之代言政事。其至誠之心。上格於天。下孚於民。而其君臣同心同志。相與宇堲於一堂之上。如股肱元首之相爲用也。

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集傳 后王天子也。君公諸侯也。治亂曰亂。明王奉順天道建邦設都。立天子諸侯承以大夫師長。孔氏穎達曰。周禮立官多以師爲名。師者衆所法。亦是長之義。大夫以下分職不同。每官各有其長。故以師長言之。制爲君臣上下之禮。以尊臨卑。以下奉上。非爲一人逸豫之計而已也。惟欲以治民焉耳。

集說 楊氏時曰。明王不以私智自用。循天理而已。所謂奉若天道也。○陳氏雅言曰。天生民而不能以自治。故立之君。君奉天而不能以獨治。故任之臣。建邦設都。分地而居之。分職而任之者。非欲以天下奉一人。惟欲以一人治天下焉耳。○王氏樵曰。天之化育萬物。亦豈自用凡日月星辰雨露風霆。皆所以爲天之用。而代天之行者也。王者豈能以一人之聰明。徧及庶物。故以尊臨卑而事有統。以下奉上而職有分。○申氏時行曰。天道以尊卑上下之自然者而言。所謂天秩之禮也。奉若者。順天道之自然。而制爲尊卑上下之禮也。建邦。是

卽四海之內而分建之。有王畿。有侯國。設都。是就一邦之中而分設之。有大都。有小都。此分土之事。后王君公。所以樹之於邦者。大夫師長。天子諸侯皆有。所以承之於都者。此列爵之事。惟以亂民者。惟體統嚴而分守有定。位序列而化理益周。君以贊天。臣以贊君。凡以治民焉耳。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集傳　天之聰明。無所不聞。無所不見。無他。公而已矣。人君法天之聰明。一出於公。則臣敬順而民亦從治矣。

集說　孔氏安國曰。言聖王法天以立教於下。無不聞見。除其所惡。納之於善。雖復運有推移。道有升降。其所施爲。未嘗不法天也。○蘇氏軾曰。未嘗視也而無不見。未嘗聽也而無不聞。此天聰明也。而聖人法之。○呂氏祖謙曰。高宗已造明哲之地。若火然泉達。故說欲擴充高宗之明哲。必憲天之聰明而後已也。○陳氏櫟曰。憲天一。臣民之心。均此天理。自有不容違者。此四句。因上文而申言之。

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充茲克明。乃罔不休。

集傳　言語。所以文身也。輕出則有起羞之患。甲胄。所以衛身也。輕動則有起戎之憂。二者所以爲已。當慮其患於人也。衣裳所以命有德。必謹於在笥者。戒其有所輕。干戈所以討有罪。必嚴於省躬者。戒其有所輕動。二

者所以加人當審其用於已也王惟戒此四者信此而能明焉則政治無不休美矣。

集說 朱子曰惟天聰明至惟干戈省厥躬八句各一義不可牽連天自是聰明君自是用時憲臣自是用欽順民自是聽明又曰則能起羞甲胄所以禦戎也然亦能興戎衣裳者賞也在笥猶云在箱篋中甚言其取之易如云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惟其予之易故必審其人果賢邪果有功邪則賞不妄矣干戈刑人之具然須省察自家眞箇是否恐或因怒而妄刑人或慮施之不審而無辜者被害則刑之施當矣蓋衣裳之予在我而必審其人之賢否干戈施之於人而必審自己之是非也○王氏炎曰此所戒皆恐其聰明蔽於私欲而不與天相似也克明則庶幾於天之聰明矣○傅氏元初曰言動命討四件機動於此而應在彼喜怒予奪發於一時而榮辱成敗關乎四海百姓四句皆是戒其輕而欲其重持以凝定而出乎精明也。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集傳 庶官治亂之原也庶官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王制曰論定而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六卿百執事所謂官也公卿大夫士所謂爵也官以任事故曰能爵以命德故曰賢惟賢能所以治也私昵惡德所謂不知其非而任之。所以亂也○案古者公侯伯

子男爵之於侯國公卿大夫士爵之於朝廷此言庶官則爵爲公卿大夫士也○吳氏曰惡德猶凶德也人君當用吉士凶德之人雖有過人之才爵亦不可及

集說 孔氏穎達曰治其事謂之官受其位謂之爵治事必用能故官云惟其能受位宜得賢故爵云惟其賢戒王使審求人絕私好也○呂氏祖謙曰官爵及私惡是蔽於私意非憲天聰明矣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集傳 善當乎理也時時措之宜也慮固欲其當乎理然動非其時猶無益也聖人酬酢斯世亦其時而已

集說 王氏安石曰事固有善而非時所宜者善如裘葛之良時如寒暑之時時非葛裘雖善何施惟未動審於慮善將動審於時宜然後事順理而當其可矣不顧可否干時而動非聰明也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集傳 自有其善則已不加勉而德虧矣自矜其能則人不効力而功隳矣

集說 黃氏度曰善與人同舜所以爲有君德也驕矜起於自私一已之善猶無以容之況能以天下爲度乎○王氏樵曰有其善者有自足之心也故已不加勉而喪其善矜其能者有自用之心也故人不効力而喪其功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集傳 惟事其事乃其有備有備故無患也。張氏曰。修車馬。備器械。事乎兵事。則兵有其備。故外侮不能爲之憂。簡稼器。修稼政。事乎農事。則農有其備。故水旱不能爲之害。所謂事事有備無患者如此。

集說 林氏之奇曰。此又戒之以預備於不慮。治不忘亂。安不忘危之事也。○王氏肯堂曰。有備以事之未至言。無患以事之既至言。

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

集傳 毋開寵幸而納人之侮。毋恥過誤而遂已之非。過誤出於偶然。作非出於有意。

集說 孔氏穎達曰。君子位高益恭。小人得寵則慢。若寵小人。則必恃寵慢主。無得開小人以寵。自納此輕侮也。○陳氏櫟曰。啓寵納侮。卽女子小人近之不孫之意。過而改之。則無過矣。恥過而作非。則遂非而爲惡矣。本只無心之過。反成有心之惡。

惟厥攸居政事惟醯。

集傳 居。止而安之義。安於義理之所止也。義理出於勉強。則猶二也。義理安於自然。則一矣。一故政事醯而不

雜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自此以上。所以爲高宗謀者無所不至。故又總結之。蓋言如上之所云當謹者。其本則在於人主先正其心術而已。居者有所主於中也。中有所主。則政事不駁雜。此其本也。○馬氏森曰。心者萬化之所從出也。使心蔽於物欲。則危殆不安而發於其政。害於其事矣。故必安於義理之所止。而無物欲之搖奪。則大本立。達道行。而政事之間。無一不得其當矣。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集傳 祭不欲黷。黷則不敬。禮不欲煩。煩則擾亂。皆非所以交鬼神之道也。商俗尚鬼。高宗或未能脫於流俗。事神之禮。必有過焉。祖已戒其祀無豐昵。傅說蓋因其失而正之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黷于祭祀。是心術所蔽。故傅說舉以爲訓。蓋祭惟稱於禮。苟不稱於禮而以私意爲之。數則過。疏則不及。皆非禮之中也。黷而謂之不欽者。以禮煩則紛亂而難行也。夫鬼神聰明正直。享于克誠。苟於事神爲易也。○杜氏偉曰。事神有歲舉之時。先王酌天理之會通而制之者也。事神有品節之禮。先王觀天理之宜而定之者也。黷則將以敬之。適以亂之。煩則將以慢之。適以瀆之。事神不亦難乎。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

行。

集傳　旨美也。古人於飲食之美者。必以旨言之。蓋有味其言也。服行也。高宗贊美說之所言。謂可服行。使汝不善於言。則我無所聞而行之也。蘇氏曰。說之言譬如藥石。雖散而不一。然一言一藥。皆足以治天下之公患。所謂古之立言者。

集說　林氏之奇曰。說既進其嘉謀嘉猷。自明王奉若天道以下。凡數十言。無非治道之大原。君術之至要。其所以啓沃以成就高宗之德。可謂展盡底蘊而無餘矣。高宗至是而聞其所未聞。義理之悅於其心而無厭也。則若飢之甘食。渴之甘飲。入乎口。著乎心。斷然以爲可以行之而無疑也。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集傳　高宗方味說之所言。而說以爲得於耳者非難。行於身者爲難。王忱信之。亦不爲難。信可合成湯之成德。說於是而猶有所不言。則有其罪矣。上篇言后克聖。臣不命其承。所以廣其從諫之量。而將告以爲治之要也。此篇言允協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所以責其躬

行之實。將進其爲學之說也。皆引而不發之義。

集說 程子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固也。然知之亦自艱。如人欲往京師。必是知出那門行那路。然後可往。若不知。雖有欲往之心。其將何之。自古非無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此知之亦難也。○張氏栻曰。孔子觀上世之化。曰大哉知乎。雖堯舜之民。比屋可封。亦能使之由之而已。知者聖凡之分也。豈可云易乎哉。傅說之告高宗。高宗蓋知之者。恭默思道。非知之明哲者有此乎。故君奭篇言。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蓋發高宗之知者甘盤也。說故告之以此。非艱也。貴於身親實履之耳。此爲已知者言也。若高宗未克知之。而告之曰知之非艱。則說爲失言矣。○眞氏德秀曰。忱。誠也。使高宗以誠爲主。何患於行乎。○陳氏櫟曰。說意謂王能行而說不言。則咎在說。說已言而王不行。則咎在王。不在說也。上篇復君以從諫。此則責君以行言。必實見於行而後始不爲徒從也。知對行而後致知力行。爲萬世學

說命下

集說 自傅說始發之。爲學之法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集傳 甘盤。臣名。君奭言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遯。退也。高宗言我小子舊學于甘盤。已而退于荒野。後又入居于河。自河徂亳。遷徙不常。歷敘其廢學之因。而歎其學

終無所顯明也。無逸言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與此相應。國語亦謂武丁入于河。自河徂亳。唐孔氏曰。高宗爲王子時。其父小乙。欲其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閒也。孔氏穎達曰。於時蓋未爲太子。殷道雖質。不可既爲太子。更與民雜居。蘇氏謂甘盤遯于荒野。以台小子語脈推之。非是。

集說　朱子曰。東坡解作甘盤遯于荒野。據某看。只是高宗自言。觀上文曰。予小子可見。但不知當初高宗因甚遯于荒野。不知甘盤是甚樣人。是學箇甚麼。今亦不敢斷。但據文義疑是如此。兼無逸云。高宗舊勞于外。亦與此相應。想見高宗三年不言。恭默思道。未知所發。又見世間未有箇人強得甘盤所以思得大賢如傅說

高宗若非傅說。想不能致當日之治。傅說若非高宗。亦不能有所爲。故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言必相須也。○黃氏震曰。蘇氏之說非是。此論精矣。世人不喜其說者。以暨厥終罔顯。非所以言高宗也。案蔡云。高宗歷敘廢學之因。而歎其學終於無所顯明。其說亦本古注。初非蔡氏自爲之說。且自言學罔顯。而下文求傅說。爾惟訓于朕志。文義極順。無可疑者。若以爲甘盤遯去而罔顯。則上文既言宅于河。又言自河徂亳。蹤跡歷歷甚明。豈得言罔顯邪。且蘇氏雖以遯野爲甘盤。而小高宗未立之前。已有甘盤。免喪不言。乃求傅說。漢儒以爲即位初。有甘盤佐之。甘盤卒後。有傅說。說有大功。周公數六臣。不言說。未知其故。蓋此六臣。皆商前王舊臣。輔後王者。說乃高宗所求。非其父小乙所遺之臣也。周公留召公。專述舊臣。故數盤而不及說。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蘗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集傳 心之所之謂之志力行要高宗故高宗有克邁之言焉范氏曰酒非麴蘗不成朱子曰問官五齊二曰醴齊注云醴成而汁滓相將如今甜酒也○陳氏師凱曰麴酒母也蘗牙米也羹非鹽梅不和人君雖有美質必得賢人輔導乃能成德作酒者麴多則太苦蘗多則太甘麴蘗中和然後成酒作羹者鹽過則鹹梅過則酸鹽梅得中後成羹臣之於君當以柔濟剛可濟否左右規正以成其德故曰爾交修予王氏樵曰同命交修乃羣臣交相弼正其君之意此專說傅說故取更互相濟之意爾無我棄我能行爾之言也孔氏曰交者非一之義

集說 蘇氏軾曰麴蘗鹽梅和而不同也○時氏瀾曰學問之道相需而成有傅說之教有高宗之聽故謂之交修言教學互相發明誠意相接也○陳氏經曰中篇說謂患高宗之不能言不患我之不能行不患臣之不能言此篇高宗謂患說之不能行○王氏樵曰訓不於行事而於志此高宗知本之論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聲也。○朱子曰。今人只管說治心修身。若不見這箇理。心是如何地治。身是如何地修。傅說告王。只說做聞。蓋聖賢說出道理在裏。必學乎此。後可以有得。○經籍古人言學字。方自說命始有。○呂氏祖謙曰。學問之博。貴有實用。大而建立太經。經綸大業。彌綸大化。至於贊天地化育。皆所謂建事也。此所謂有用之學。否則所聞雖多。亦奚以爲。○眞氏德秀曰。大學自格物致知。推而至於治國平天下。蓋致知所以明理。理明則見諸行事者舉而措之耳。此求多聞建事之意也。古者學與事爲一。故精義所以致用。利用所以崇德。本末非二致也。後世學與事爲二。故求道者以政事爲粗迹。任事者以講學爲空言。不知天下未嘗有無理之事。無事之理。老莊言理而不及事。是有無事之理也。管商言事而不及理。是有無理之事也。深味傅說之言。則古先聖王之正傳可以識矣。

集傳　求多聞者。資之人。學古訓者。反之己。古訓者。古先聖王之訓。載修身治天下之道。二典三謨之類是也。說稱王而告之曰。人求多聞者。是惟立事。然必學古訓。深識義理。然後有得。不師古訓。而能長治久安者。非說所聞。甚言無此理也。○林氏曰。傅說稱王而告之。與禹稱舜曰。帝。光天之下。文勢正同。

集說　王氏安石曰。求多聞而不惟古訓是式。則是非無所考正。而所聞愈惑矣。○林氏之奇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高宗既從容以問矣。故說得以盡其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集傳 遜。謙抑也。務。專力也。時敏者。無時而不敏也。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於學。如有所不及。虛以受人。勤以勵己。則其所修。如泉始達。源源乎其來矣。茲。此也。篤信而深念乎此。則道積於身。不可以一二計矣。夫修之來。來之積。其學之得於己者如此。

集說 林氏之奇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學之欲有得者。惟在於此二者。遜志則功日以崇。時敏則業日以廣。此誠爲學之大方。○朱子曰。遜順其志。捺下這志。入那事中。子細低心下意。與他理會。若高氣不伏。以爲無緊要。不能入細理會得。則其修亦不來矣。既遜其志。又須時敏。若似做不做。或作或輟。亦不濟事。須是遜志。又務時敏。則厥修乃來。爲學之道。只此二端而已。又戒以允懷于茲二者。則道乃積于厥躬。積者。來得件數多也。○陳氏經曰。信道不篤。則所修雖來。亦不堅凝。惟允懷于此。篤信不忘。則來者積聚不散。來如日知其所無。積如無月忘其所能也。

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集傳 斆。教也。言教人居學之半。朱子曰。學記引此。亦只依古注。蓋道積厥躬者。用之行。兼體用。合內外。而厥躬者。體之立。斆學于人者。用之行。兼體用。合內外。而

後聖學可全也。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教人。亦學也。一念終始。常在於學。無少間斷。則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孫氏覺曰。德修罔覺。董子所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或曰。受教亦曰學。敷於爲學之道半之半。須自得。此說極爲新巧。但古人論學語皆平正的實。此章句數非一。不應中間一語獨爾巧險。此蓋後世釋教機權而誤以論聖賢之學也。

集說　朱子曰。惟敷學半。蓋已學既成。居於人上。則須教人。初學得者是半。既學而推以教人。與之講說。已亦因此溫得文義。是敷之功亦半也。念終始典于學。自學教人。無非是學。自始至終。日日如此。忽不自知其德之修也。○眞氏德秀曰。上言道之積。下言德之修。以理之共由言之謂之道。以理之自得言之謂之德也。○王氏樵曰。自人已之分殊而言。修身以上者學之事也。齊家以下者。教之事也。學固居敷之先。而未學固無可以爲教。自大學之全功而言。則自學者學之始也。教人者。學之終也。敷實居學之半。而凡教皆所以爲學。學誠無終始可閒也。一念終始。常在于學。則厥德修罔覺。何也。蓋家國天下之酬酢。無非身心之實理。自其體之以性分也。而政事非粗迹。自其體之以職分也。而天平皆分內則其所以施於天下國家者。孰不歸於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德之所修。殆化其迹而不自知矣。蓋以事分之則有學有教。以理言之則利用所以崇德。而初無二也。中庸所謂合內外之道也。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集傳　憲法。愆過也。言德雖造於罔覺。而法必監于先王。王氏樵曰。此法字。乃法度之法。或言爲學之準的。非也。先王成法者。子孫之所當守者也。孟子言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亦此意

集說　張氏九成曰。欲高宗以湯爲法也。○呂氏祖謙曰。無愆德之至難也。舜德盛矣。皐陶惟曰罔愆而已。○時氏瀾曰。德修罔覺。已幾於大而化之矣。復使之監于先王者。蓋至公無私之理。雖聖人不可有一毫自恃之心也。○王氏樵曰。爲治孰非學中事。謂成憲不關於君德。固不可。但監于成憲。與上文學古。自是相對而言。如夫子遠宗堯舜之道。而法則近守文武。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集傳　式用也。言高宗之德。苟至於無愆。則說用能敬承其意。廣求俊乂。列于衆職。蓋進賢雖大臣之責。然高宗之德未至。則雖欲進賢。有不可得者。

集說　彭氏汝礪曰。大臣以已事君。不若以天下之賢事君。一相得其人。則天下之賢兼收並蓄。庶位皆得其人。○陳氏大猷曰。君莫大於務學進德。相莫大於爲君求賢。○姚氏舜牧曰。前篇高宗云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君知進賢之在任相也。此云旁招俊乂。列于庶位。說亦知相職之在進賢也。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

集傳　風教也。天下皆仰我德。是汝之教也。

集說　黃氏度曰。不曰教而曰風。風有感發之義。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集傳　手足備而成人。良臣輔而君聖。高宗初以舟楫霖雨爲喻。繼以麴蘗鹽梅爲喻。至此又以股肱惟人爲喻。其所造益深。所望益切矣。

集說　陳氏櫟曰。高宗潛默之久。一旦舉說而相之。風聲所動。四海仰德。然非輔君作聖。則無以慰人心之仰。說始告君以從諫則聖。惟聖時憲是臣以聖期待其君。今高宗語說以良臣惟聖。是君亦以聖自期待矣。○王氏樵曰。此二句且泛論。而望說之意在言外。下舉伊尹堯舜其君。正良臣惟聖之實事。而欲傅說繼之。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集傳　先正。先世長官之臣。鄒氏季友曰。此章從孔氏訓正爲長。君牙文侯篇。又訓先正爲長。保。安也。保衡。猶阿衡。孔氏穎達曰。禮記緇衣亦皆訓長安。所取平也。作。興起也。陳氏經曰。學于伊尹。湯之爲聖。乃尹興起而作成之也。撻于市。恥之甚也。不獲。不得其所也。高宗舉伊尹之言。謂其自

任如此故能輔我成湯功格于皇天爾庶幾明以輔我無使伊尹專美於我商家也傅說以成湯望高宗故曰協于先王成德監于先王成憲高宗以伊尹望傅說故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集說　周子曰伊尹恥其君之不及堯舜一夫不獲則曰時子之辜學者當志伊尹之所志○林氏之奇曰人君之學與匹夫異其所宅者至廣其所御者至衆其所學者不過學爲堯舜而已若高宗之學于傅說其所謂堯舜之學矣○陳氏大猷曰尹在畝畝則欲使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其自任之重如此說起版築爲相迹與尹同其自任不可不與尹同。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集傳　君非賢臣不與共治賢非其君不與其食言君臣相遇之難如此克者責望必能之辭敢者自信無慊之辭對者對以己揚者揚於衆王氏樵曰對揚者以示必能踐此言之意休命上文高宗所命也至是高宗以成湯自期傅說以伊尹自任君臣相勉勵如此異時高宗爲商令王傅說爲商

賢佐。果無愧於成湯伊尹也。宜哉。

集說 趙氏敦臨曰。前言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今云敢對揚天子之休命。蓋方求諫之時。則貴乎廣。故舉衆以稱之。至於阿衡之事業。則傅說當躬任其責。故稱己以言之。○朱子曰。惟后非賢不乂。言人君必任賢而後可以致治也。惟賢非后不食。言人君當任養賢之責也。高宗之本意如此。○陳氏雅言曰。高宗言今我而獲說。則后得賢矣。當與爾共治也。說而遇我。則賢得后矣。當與我共食也。以君臣相遇之難。而見今日相遇之盛。爾其克紹汝君於先王。安斯民於永久。此以致君澤民之事。責其臣也。說於是拜稽首以致其敬君之禮。而謂之敢對揚天子之休命者。此以致君澤民之事任諸己也。

總論 朱子曰。伊尹告太甲。便與傅說告高宗不同。伊尹之言諄切懇到。蓋太甲資質低。不得不然。若高宗則無許多病痛。所謂黼于祭祀時謂弗欽之類。不過此等小事爾。

高宗肜日

集傳 高宗肜祭。有雊雉之異。史記曰。有飛雉登鼎耳而雊。祖已訓王。史氏以爲篇。亦訓體也。不言訓者。以既有高宗之訓。林氏之奇曰。其所訓。析而爲兩篇。其一篇。遜於秦火者。名高宗之訓。故只以篇首四字爲題。今文古文皆有。

集說 高堂氏隆曰。大戊有桑穀生朝。武丁有雊雉升鼎。皆因災恐懼。側身修行。故號曰中宗高宗。興也勃焉。

附錄 金氏履祥曰此篇首稱高宗肜日終言無豐于昵高宗廟號也似謂高宗之廟昵近廟也似是祖庚繹于高宗乃訓于王似告幼君書序大誤惟史記謂此書作于祖庚之時爲得之而其說又不分明○鄒氏季友曰案說命篇首稱高宗史臣不應逆書廟號史記謂祖已諫于高宗時作書於祖庚時蓋亦因篇首高宗二字而曲爲之說耳篇中絕無以前王戒後王之意且稱祖已曰者乃史臣之詞非祖已諫之故有豐昵之戒詞旨淺直亦告少主而祖已自作之書也此必祖庚肜祭高宗之廟語耳肜祭高宗而曰高宗肜日謂于高宗之廟肜祭之日也如仲康命胤侯而曰胤侯命掌六師高宗命傅說而曰惟說命總百官書中如此者多乃史氏立言之法也小序不察遂以爲高宗祭成湯後之解者又泥於小序雖馬氏稱昵爲禰廟蔡傳亦云非湯廟然皆未得其說故詳論之

案 此篇首以廟號稱武丁故史遷謂其作於祖庚時而金履祥鄒季友幷疑祖已之諫乃在祖庚非高宗也以其訓於王者似告幼君不似爲高宗言之耳以今觀之其有可疑者如乃曰其如台此天變不足畏之說高宗斷不至此不必以此陳戒也然蔡傳及諸儒定爲高宗而不云祖庚者因黷于祭祀云云傳說既以告高宗雖因商俗尚鬼而言亦自是高宗一病故以此篇屬之高宗耳然此若在高宗必初年事非晚歲進德而復勞祖已之訓如此也書作於嗣王時無可疑者既是追作豈必爲晚年事邪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

集傳 肜祭明日又祭之名殷曰肜周曰繹孫氏炎曰祭之明日尋繹

復祭也。肜者。相尋不絕之意。○林氏之奇曰。肜之與繹事同而名異耳。○馬氏森曰。周頌絲衣。繹賓尸也。箋曰。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明日。雊鳴也。於肜日有雊雉之異。蓋祭禰廟也。序言湯廟者非是。

集說　林氏之奇曰。高宗祀豐于昵。必殺于祖。有缺而不備者。賢臣祖已進諫于王而正救其失。將使之恐懼修省。以銷天變。此書之所以作也。○雉之爲禽飛鳴而徜徉於郊野之外。今乃于宗廟行禮之時。百執事環列於庭廟祭祀之事。有不合於禮者。其宗

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集傳　格。正也。猶格其非心之格。詳下文高宗祀豐于昵。

昵者。禰廟也。豐于昵。失禮之正。故有雊雉之異。祖已自言當先格王之非心。然後正其所失之事。惟天監民以下。格王之言。王司敬民以下。正事之言也。

集說　孔氏光曰。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言變異之來。起事有不正也。○王氏安石曰。祖考罔非天嗣。祀有典。不可豐殺。訓之使改。所謂正厥事。○申氏時行曰。此祖已將欲訓王而私論如此。蓋凡事之失。皆本於心。苟非先格其非心。事有不可得而正者矣。不務民義而邀福祈命。此非心也。不知敬民而祀豐于昵。此失事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

不永非天天民民中絕命。

集傳 典主也。義者。理之當然。行而宜之之謂。言天監視下民。其禍福予奪。惟主義如何爾。降年有永有不永者。義則永。不義則不永。非天天折其民。民自以非義而中絕其命也。意高宗之祀。必有所年。請命之事。如漢武帝五時祀之類。祖已言永年之道。不在禱祠。在於所行義與不義而已。禱祠非永年之道也。言民而不言君者。不敢斥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民有五常之性。謂仁義禮智信也。此獨以義爲言者。得其事宜。五常皆以適宜爲用。故稱義可以總之也。獨以天壽爲言者。洪範五福以壽爲首。六極以短折爲先。是年壽爲人所主。自有常理。至公而無私。厚薄高下善惡皆合其宜。即常理也。理無偏全。氣有厚薄。降衷于民。無非純粹至善之端。受其氣者。或永或不永。非天天之也。○孫氏繼有曰。直指禱祀祈年之意而以大義儆懼之。此格心第一事也。孔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則義字之義自見。下云王司敬民。所謂義也。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集傳 不若德。不順於德不聽罪。不服其罪。謂不改過也。

孚命者。以妖孽爲符信而譴告之也。言民不順德不服罪。天既以妖孽爲符信而譴告之。欲其恐懼修省以正德。民乃曰孽祥其如我何。則天必誅絕之矣。祖已意謂高宗當因雊雉以自省。不可謂適然而自恕。夫數祭豐昵。徼福於神。不若德也。黷于祭祀。傅說嘗以進戒。意或吝改。不聽罪也。雊雉之異。是天既孚命正厥德矣。其可謂妖孽其如我何邪。

集說　孔氏穎達曰。言天信命賞有義。罰無義也。正其德勸王改過修德以求永也。○王氏樵曰。以孽祥爲符信而譴告之。欲其恐懼修省。側身修行。以消變異。猶恐其後其可曰孽祥其如我何。而莫之省乎。本爲雊雉進戒。故此言孽祥之來。乃上天所以譴告。不可不思其故也。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集傳　司。主。胤。嗣也。王之職。主於敬民而已。徼福於神。非王之事也。況祖宗莫非天之嗣。主祀其可獨豐于昵。廟孰非親。但當盡其敬耳。豐于昵。謂犧牲禮物多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祭山川祭社稷宗廟無非爲民者也。黃氏度曰。人君誠能若天敬民。皇建有極。使五福均被。則受祿于天。而何用豐昵。祀哉。王者祭天地

總論 陳氏經曰爲雒雒訓王。而書不及雒。本以訓王。而辭屢及民。未始指王而言。辭不迫而意獨至矣。○黃氏震曰。高宗肜日。而有雒雒之異。祖已遂訓以天之於民。降年永不永。惟其義如何。天既信其命令。賞罰無差。而民猶以爲無如我何。此民之愚也。王之事天。正此而已。豐祀何益。此肜日一篇之大旨。

西伯戡黎

集傳 西伯。文王也。名昌。姓姬氏。戡。勝也。黎。國名。在上黨壺關之地。地理今釋黎國。今山西潞安府黎城平順二縣地。括地志云。故黎城在黎侯國也。在潞州黎城縣東北十八里。尚書云西伯戡黎是也。案史記文王脫羑里之囚。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鈇鉞。使得專征伐爲西伯。文王既受命。黎爲不道。於是舉兵伐而勝之。祖伊知周德日盛。既已戡黎。紂惡不悛。勢必及殷。故恐懼奔告于王。庶幾王之改之也。史錄其言。以爲此篇。詰體也。今文古文皆有。○或曰西伯。武王也。史記嘗載紂使膠鬲觀兵。膠鬲問之曰。西伯昌爲而來。則武王亦繼文王爲西伯矣。

集說 孔氏穎達曰。王肅云。王者中分天下爲二公。二伯得專行征伐。文王爲西伯。總治之。謂之二伯。○紂都朝歌。王圻千里。黎侯無道。文王伐而勝之。○紂都朝歌。王圻千里。諸侯鄭云入紂圻內。黎在朝歌之西。爲近王圻之西伯戡黎

亦無文也。○林氏之奇曰。黎。史記以爲耆。大傳爲肌。其音相近。其君黨惡於紂。與之爲不義。而虐用其民。文王既專征伐。於是率師戡黎而勝之。當是時。諸侯助紂爲虐者多矣。周人之德。既及於黎國。則天下之困於虐政者。皆相率而歸之。紂雖欲不亡。不可得也。○朱子曰。觀戡黎逼近紂都。看來文王只是不伐紂耳。其他事亦都做了。如伐崇戡黎之類。後人因孔子以服事殷一句。遂委曲回護。殊不知孔子只是說文王不伐紂耳。○問舊說西伯多指文王。惟陳少南呂伯恭薛季龍以爲武王。吳才老亦曰乘黎恐是伐紂時事。二說未知孰是。曰。此等無證據。可且闕之。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集傳　下文無及戡黎之事。史氏特標此篇首以見祖伊告王之因也。祖。姓。伊。名。祖已後也。奔告。自其邑奔走來告紂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文王既爲西伯。則西方諸侯之爲不義者。其殷之至德。實未嘗失。而祖伊之所以恐者。非謂文王將有伐商之心也。蓋以黎之亡。逆知殷之必亡。民既棄殷而歸周。則文王雖欲終守臣節而不可得。此其所以恐而奔告于受也。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集傳　祖伊將言天訖殷命。故特呼天子以感動之。訖。絕

也格人猶言至人也格人元龜皆能先知吉凶者言天既已絕我殷命格人元龜皆無敢知其吉者甚言凶禍之必至也非先王在天之靈不佑我後人我後人淫戲用自絕於天耳

集說 孔氏安國曰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以神靈考之皆無知吉○時氏瀾曰自古觀興衰皆參之以卜格人與元龜竝言者乃有道之士至誠如神如元龜之先知也成湯德澤在人神靈在天於後人未嘗無相助之心惟紂自絕其天命自云者天無心周亦無心也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集傳 康安○詩周頌明昭上帝迄用康年猶豐年也 虞度也典常法也紂自絕於天故天棄殷不有康食饑饉荐臻也不虞天性民失常心也不迪率典沈氏漸曰典即五典民之天性不虞故不迪

集說 林氏之奇曰天佑下民作之君師惟欲其富之教之也今乃至於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則君師之任兩失之矣斯民何賴焉○陳氏櫟曰書之言性此第三見蓋謂人所受於天之性爲私欲所昏蔽而不能自省察也惟不自省察其天性是以不蹈迪率循乎典常也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

王其如台。

集傳　大命非常之命。孼至也。史記云。大命胡不至。民苦紂虐。無不欲殷之亡。曰天何不降威於殷。而受大命者。何不至乎。孔氏穎達曰。向望大聖之君。欲其早伐紂也　今王其無如我何。言紂不復能君長我也。上章言天棄殷。此章言民棄殷。祖伊之言。可謂痛切明著矣。

集說　呂氏祖謙曰。商之覆亡。固未易救。然而賢人尚多。先王之澤尚未泯紂苟能轉而之善。則民之欲喪者。將愛戴而懷歸。周德雖盛。以服事殷。又何求也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集傳　紂歎息謂民雖欲亡我。我之生。獨不有命在天乎。

集說　時氏瀾曰。天命方歸之時。聖人猶曰。命靡常而不敢有也。天命已訖。紂乃曰有命在天乎。眞不知命者也。○王氏肯堂曰。我生雖承民棄來。然謂有命在天。則非輕民心之不足畏而且恃天命之不見絕矣。天人交棄而猶爲自安之言。此之謂罔有悛心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集傳　紂既無改過之意。祖伊退而言曰。爾罪衆多。參列在上。申氏時行曰。卽商罪貫盈之意。乃能責其命于天邪。呂氏曰。責命

于天惟與天同德者方可。

集說 吳氏澄曰前與紂言故稱王此以下祖伊退而私言之故稱乃。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集傳 功事也。葉氏夢得曰凡事積而成者皆曰功。言殷即喪亡矣指汝所爲之事其能免戮於商邦乎。蘇氏曰祖伊之諫盡言不諱漢唐中主所不能容者紂雖不改而終不怒祖伊得全則後世人主有不如紂者多矣愚讀是篇而知周德之至也祖伊以西伯戡黎不利於殷故奔告於紂意必及西伯戡黎不利於殷之語而入以告后出以語人未嘗有一毫及周者是知周家初無利天下之心其戡黎也義之所當伐也使紂遷善改過則周將終守臣節矣祖伊殷之賢臣也知周之興必不利於殷又知殷之亡初無與於周故因戡黎告紂反覆乎天命民情之可畏而略無及周者文武公天下之心於是可見。

總論 呂氏柟曰自天棄至率典言天怒也自民罔弗欲喪至不擊言人怨也詩不云乎儀監于殷峻命不易又不云乎王室如燬父母孔邇於是乎可以考周德之盛矣郝氏敬曰孔子刪書不序文王事殷之事而

但存戩黎微子二篇以見商紂之危無異朝露文王以權枯拉朽之勢可取不取故夫子謂之至德也

微子

集傳　微國名地理今釋孔安國傳微圻內國名寰宇記云微子城在潞東北今山西潞安府潞城縣東北十五里有微子鎮即故城也子爵也微子名啓帝乙長子紂之庶母兄也微子痛殷之將亡謀於箕子比干史錄其問荅之語亦誥體也以篇首有微子二字因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集說　孔氏穎達曰鄭康成以爲微箕俱在圻內孔雖不言箕亦當在圻內也比干不言封爵或本無爵或有而不言也○林氏之奇曰案史記宋世家曰微子者殷帝乙之首子紂之庶兄而孟子則以爲紂爲兄之子二說不同案微子之命云殷王元子使微子果是紂之叔父則不當以元子言之也故當從史記宋世家之言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集傳　父師太師孔氏穎達曰以畢命之篇王呼畢公爲父師畢公時爲太師也三公箕子也王氏肅曰箕子紂諸父○孔氏穎達曰書傳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少師孤卿孔氏穎達曰周官以少師爲孤卿者孤亦卿也此言孤卿此言比干也家語曰比干紂諸父

官則少師。弗或者。不能或如此也。亂。治也。言紂無道。無望其能治正天下也。底。致陳。列也。我祖成湯。致功曰。致行其道。遂其功業。陳列於上。而子孫沈酗于酒。陸氏德明曰。以酒爲凶曰酗。亂其德於下。沈酗言我而不言紂者。過則歸己。猶不忍斥言之也。

集說　呂氏祖謙曰。其者。未定之辭。或者。非斷然之辭。商亡形決矣。猶曰商其不或能治正四方乎。微子猶冀紂一旦悔悟。不謂其果不能也。○沈酗。紂自爲。微子歸之我者。蓋以君爲體。祇同已過。以商家體統言之。故總而言我。亦不忍斥言紂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集傳　殷之人民無小無大。皆好草竊姦宄。上而卿士。亦皆相師非法。王氏樵曰。互相倣效。以自恣於法度之外。上下容隱。凡有官法之人。無有得其罪者。小民無所畏懼。強凌弱。衆暴寡。方起讎怨爭鬬侵奪。綱紀蕩然。淪喪之形。茫無畔岸。若涉大水。無有津涯。殷之喪亡。乃至于今日乎。微子上陳祖

烈下述喪亂哀怨痛切。言有盡而意無窮。數千載之下。猶使人傷感悲憤。後世人主觀此。亦可深監矣。

集說 時氏瀾曰。夫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爲之法度以防閑之。則邪心不萌。如隄以防水。則無氾濫之患。苟無所維持。則貪冒無厭。爭鬬無已。水決而橫流不可禁止矣。今商之民無小無大。皆草竊姦宄。而且好之。足見其心之無所畏忌。而紀綱法度之盡廢也。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

集傳 曰者。微子更端之辭也。何其語辭。鄭氏康成曰。其。齊魯之間聲讀如姬。記曰何居。義與此同。言紂發出顛狂。暴虐無道。我家老成之人。皆逃遁于荒野。危亡之勢如此。今爾無所指示。告我以顛隕隮墮。孔氏穎達曰。顛謂從上而隕。隮謂墜於溝壑。之事。將若之何哉。蓋微子憂危之甚。特更端以問救亂之策。言我而不言紂者。亦上章我用沈酗之義。

集說 陳氏經曰。老成皆遁。留者父師少師耳。○王氏與曰。讀微子之書者。若以爲微子決然去之。全身續祀。未足見微子之心。惟觀其愛君憂國。傷時念亂。彷徨躊躇。就謀於一二同休戚之人。而後微子之心始著。○陸氏鍵曰。惟聖罔念。猶不免狂。況狂而可使其發乎。如醉人使醉。又何忌憚之有。人之云亡。邦家殄瘁。至於

老成皆去而
國不可爲矣。

附錄　孔氏安國曰。我念殷亡。發疾生狂。在家耄亂。欲遯出於荒野。

案　注疏以發出狂及遯于荒爲微子自言。後儒多從此推說。蔡氏反之者。其意以狂疾之發。出於憂憤抑鬱者乃負氣慷慨之士所有。非可語於大賢以上之人也。若箕子之佯狂則可。然幽囚之餘。事勢兩窮。聖人不得已而行權耳。下文吾家耄。解云吾在家昏耄。則添一在字於訓經之義例。猶屬牽強。未爲穩合。不如作家耄指吾家老成人。則紂之播棄黎老者多矣。且微子之遯荒。出自兩宗老之所詔。更爲謀之周悉。仁至義盡。有舍此不可旁貸者。何必出自微子自謀。而近於潛身遠害也。第注疏諸家之說亦不可盡廢。故宜附著云。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

集傳　此下箕子之答也。孔氏穎達曰。答二人而一人答。明心同也。王子。微子也。孔氏穎達曰。父師呼微子爲王子。則父師非王子矣。鄭王等以爲紂之諸父。當是實也。自紂言之。則紂無道。故天降災。自天下言之。則紂之無道。亦天之數箕子歸之天者。以見其忠厚敬君之意。與小旻詩言旻天疾威。敷于下土。意同。方興者。言其方興而未艾也。此答微子沈酗于酒之語。而有甚之之意。下同。

集說　王氏炎曰。箕子以其意剖析微子之言而答之。○陳氏櫟曰。紂之惡。皆原於酒。若天所使。乃無所歸

咎之辭。惟紂之沈酗方興而未艾。下民化之。無怪其爲敵讎。亦方興而未艾也。○沈氏澣曰。箕子之答。甚有步驟。惟沈酗故咈耆長。便用非度之卿士。用非度之卿士。便讎斂于民。飾節相承。可見罪源皆起于沈酗。

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

集傳　乃罔畏畏者。不畏其所當畏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咈。逆也。耆長。老成之人也。紂惟不畏其所當畏。故老成舊有位者。紂皆咈逆而棄逐之。卽武王所謂播棄黎老者。此答微子發狂耄遜之語。以上文特發問端。故此先答之。

集說　陳氏大猷曰。沈酗昏迷。故當畏者皆無所畏。無畏則無所不至矣。以下諸惡。皆無畏所致。○王氏肯堂曰。罔畏畏。泛指紂所行。無益。則不畏神。謂暴無傷。則不畏民之類。○來氏宗道曰。不但耄之自遜。而且咈逐之使遜。其棄老成。蓋有甚焉者。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集傳　色純曰犧。孔氏穎達曰。曲禮云。天子以犧牛。天子祭牲必用純色。故知色純曰犧也。體完曰牷。孔氏穎達曰。周禮牧人掌牧六牲。以供祭祀之牲牷。以牷爲言。必是體全具也。牛羊豕曰牲。犧牷牲。祭祀天地之物。禮之最重者。猶爲商民攘

竊而去有司用相容隱將而食之。孔氏穎達曰。將訓爲食之。且無災禍。豈特草竊姦宄而已哉此答微子草竊姦宄之語。

集說　時氏瀾曰。宗廟犧牲。尤當敬重而不可少犯。今商民乃敢竊食之。各相容隱。謂其無災。則當時之紀綱法度。一切壞地可知。此舉其大者言之也。○秦氏繼宗曰。用以容。指有司。則卿士之壞法亂紀。在其中矣。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瘝罔詔。

集傳　讎斂。若讎敵掊斂之也。不怠。力行而不息也。詔。告也。下視殷民。凡上所用以治之者。無非讎斂之事。夫上以讎而斂下。則下必爲敵以讎上。下之敵讎。實上之讎斂以召之。而紂方且召敵讎不怠。君臣上下。同惡相濟。合而爲一。故民多饑歹。而無所告也。此答微子小民相爲敵讎之語。

集說　孔氏穎達曰。治民之官。以紂暴虐。務稱上旨。皆重賦傷民。民則以上爲讎。泰誓所謂虐我則讎是也。重斂民財。乃是聚斂怨讎之道。既爲重斂。而又亟行暴虐以威民。乃是自召敵讎。○呂氏祖謙曰。君爲不善。猶可詔其僚屬之大臣爲不善。猶可詔其左右之大臣。大臣爲不善。猶可詔其上下俱惡。如出一人。瘝雖多。何自而詔告也。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顚隮。

集傳　商今其有災我出當其禍敗商若淪喪我斷無臣僕他人之理詔告也告微子以去爲道蓋商祀不可無人微子去則可以存商祀也刻害也箕子舊以微子長且賢勸帝乙立之帝乙不從卒立紂紂必忌之是我前日所言適以害子子若不去則禍必不免我商家宗祀始隕墜而無所托矣箕子自言其義決不可去而微子之義決不可不去也此答微子淪喪顚隮之語。

集說　王氏炎曰微子不去殺身之禍恐不獨在比干尚上言已之義不可去見身輕於國也下言微子之義決不可不去見宗祀重於國也○劉氏應秋曰何宗祀之可續乎故曰我乃顚隮○顧氏錫疇曰商今有災四句是以事商之忠自許詔王子以下以存商之祀望王子微子尚有圖存之意而箕子但以存先祀爲先事勢至此更無善後之論也。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集傳　上文既答微子所言至此則告以彼此去就之義。

靖安也各安其義之所當盡以自達其志於先王使無愧於神明而已如我則不復顧行遯也案此篇微子謀於箕子比干箕子答如上文而比干獨無所言者得非比干安於義之當死而無復言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仁之行雖不同而皆出乎天理之正各得其心之所安故孔子皆許之以仁而所謂自靖者卽此也○又案左傳楚克許許男面縛銜璧衰絰輿櫬以見楚子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然則微子適周乃在克商之後而此所謂去者當詳於是

集說　張氏九成曰三仁之志各有所在後世以死生爲重古人以義禮爲重後世志慮淺狹故見死爲高節古人智慮廣大故以死爲常事或去或死或生初無高下義之所在三人各安之矣○朱子曰延平先生說三仁事云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此語推之三仁之心只欲紓改過而圖存比干之殺身蓋非得已箕子亦偶未見殺耳非有意於爲奴也事勢既爾微子自是有殺身強諫之心則亦不得爲仁人矣微子去却易比干一向諫死箕子最是難處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

夷。可見其難處。故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他外雖狂。心則定也。

附錄　王氏樵曰。蔡氏之論當矣。然僖六年左氏面縛銜璧之說亦傳之譌也。不知周師未至。微子先已出迪。胡得有面縛銜璧之事乎。面縛銜璧。武庚事也。非微子也。微子適周。不知的在何時。以經考之。武王克商。卽反商政。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閭。豈於微子而獨遺之耶。若初克商時。卽得微子。武王必有以處之。必見於經矣。以經之不載。知微子之遯而未獲也。以微子未獲。故初封武庚以奉湯祀。及武庚以叛誅。而後微子受封於宋。其命辭曰。修其禮物。作賓王家。周人之禮微子如此。豈有抱器自歸之理乎。史記言克商時。微子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者。亦謬也。

集　蔡傳別引左氏一段以見微子之去。當在武王克商之後耳。而王氏樵力辯面縛銜璧之說爲非。其言亦反覆當時事而史遷特以爲據。焉耳。今因王氏說可存。並附著之。

總論　董氏鉄曰。微子以宗國將亡。不勝其憂愁無聊之心。而謀出處於箕子。箕子比干。故箕子爲言我與受其敗。不可逃。免當與宗國俱爲存亡。故雖商祀或至淪亡。我亦誓不臣屬他人。蓋將諫紂。紂不聽。亦不敢苟全逃死。而比干無一言者。孔氏所謂心同不復重言是也。其後比干果以諫死。而箕子乃不死者。比干初心豈欲徒死以沽名哉。所以諫者。庶幾吾言得行而紂改焉耳。紂既不改。而言益切。故紂遂殺之。則比干亦不得而逃死耳。箕子初心。亦豈欲隱晦自存。以苟全其生哉。亦猶比干之諫。冀吾言得行而紂改焉耳。紂既不改而囚之。偶不死耳。因遂佯狂而爲奴。蓋亦未欲卽死。庶幾彌縫其失。而冀其萬有一之開悟耳。蓋諫行而紂改。過者二子之本心也。諫不行而或死或囚者。二子所遇之不同耳。至於箕子爲微子之計。則以微子居危疑之地。義當逃

去。萬有一全宗祀可也此三子者其制行不同各出於至誠惻怛之心無所爲而爲之。孔子並稱三仁。或以此歟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九